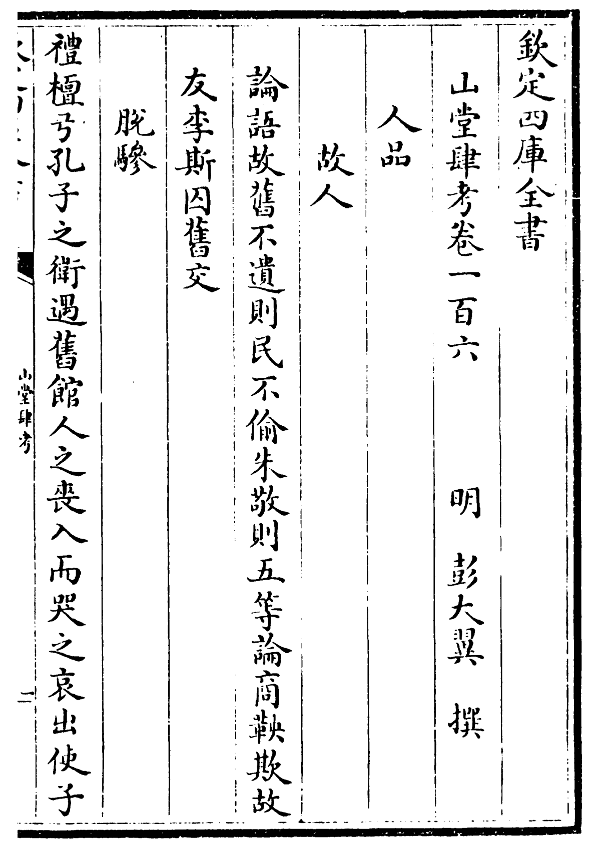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

明　彭大翼　撰

人品

故人

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朱敬則五等論商鞅欺故

友李斯囚舊交

脫驂

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

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注云駕車者中兩馬為服馬兩旁各一馬為驂馬

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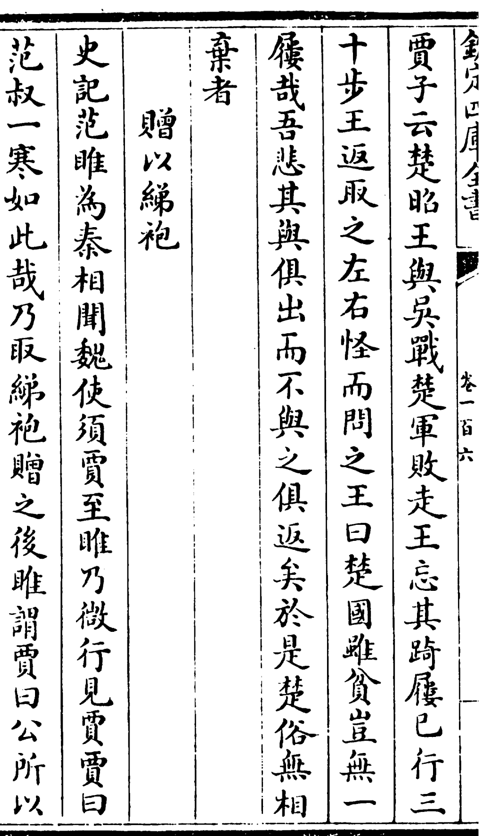
東觀漢記杜林與馬援同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且可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

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禄常有盈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

不忘著簪

韓詩外傳孔子遊於少原之野聞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蓍薪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不棄蹄屩



賈子云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踦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其與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

贈以綈袍

史記范雎為秦相聞魏使須賈至雎乃微行見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綈袍贈之後雎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按綈袍綿絮衣

也

遺以紈扇

古今注漢朱買臣字翁子為會稽太守懐章綬至舍亭而國人未之知也舊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故宋人四六云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遺買臣終致上客之引

飯以脫粟

漢公孫弘起家為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飯覆以布

被賀𢘆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餚其儉詐也弘聞之慚曰寧逢惡賔不逢故人

贈以生芻

鄒長倩公孫弘之故人也贈弘生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為之蓄錢之具也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而得不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乎

虞卿周戹

綱目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乃誘趙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魏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齊窮抵虞卿卿棄相印與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乃歸平原君班固曰游俠傳序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戹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是背公死黨之議成而守職奉上之義廢矣

范雲營喪

南宋范雲字彦龍好氣節專赴人之急少與領軍王駿善駿亡于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含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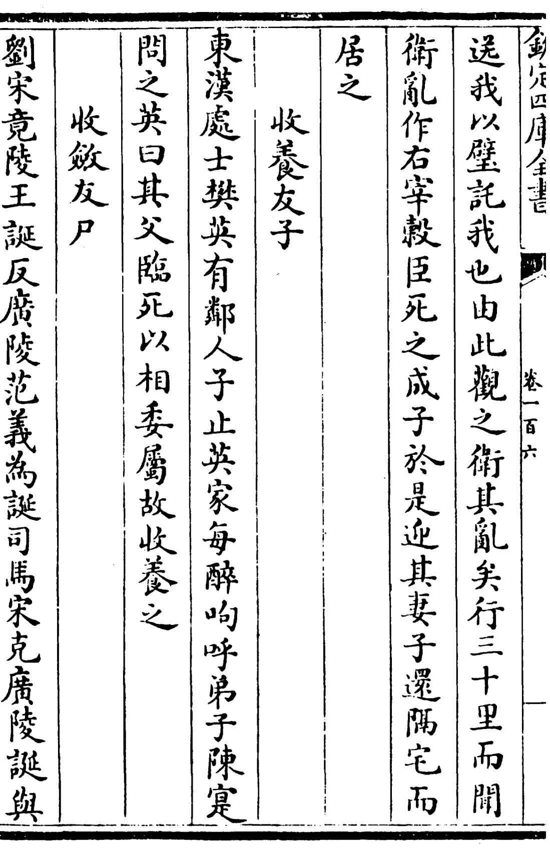
封故人子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窮困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

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如孫叔敖為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給衣食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迎故人妻

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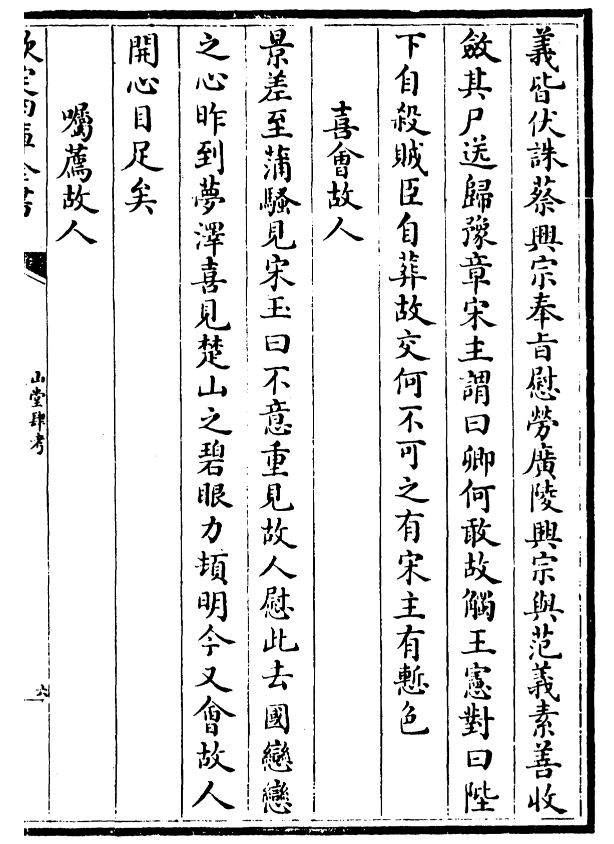
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隔宅而居之

收養友子

東漢處士樊英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呴呼弟子陳寔問之英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

收斂友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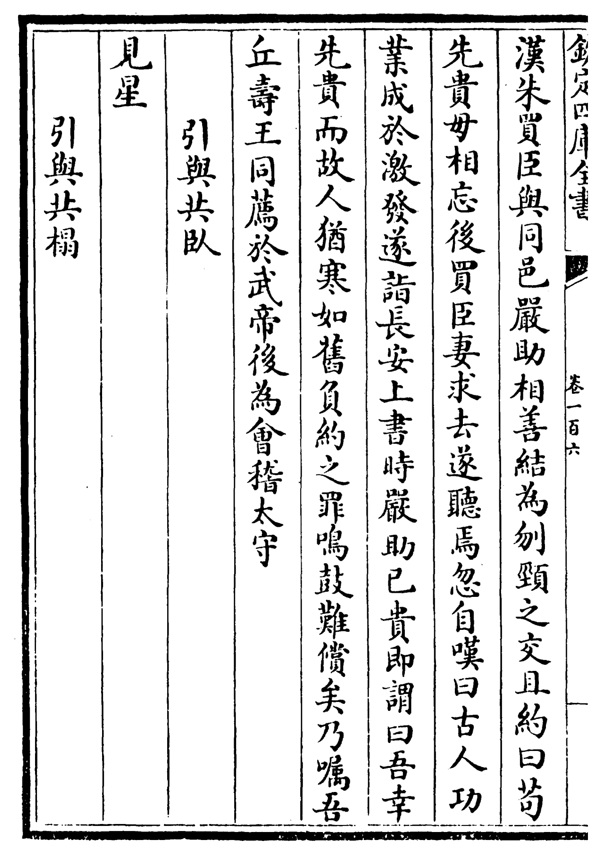
劉宋竟陵王誕反廣陵范義為誕司馬宋克廣陵誕與


義皆伏誅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喜會故人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目足矣

嚼薦故人



漢朱買臣與同邑嚴助相善結為刎頸之交且約曰苟
先貴毋相忘後買臣妻求去遂聽焉忽自嘆曰古人功
業成於激發遂詣長安上書時嚴助已貴即謂曰吾幸
先貴而故人猶寒如舊負約之罪鳴鼓難償矣乃囑吾
丘壽王同薦於武帝後為會稽太守

引與共臥

見星

引與共榻

唐公淵踐天子位擢劉文靜為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諫不可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耶

追思舊恩

漢書張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賔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廷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廷賀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與上同席硯書指上追思賀恩封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

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追思昔遊

魏王粲傳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灾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處行則連與止則接席謂百年可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合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録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按徐陳應劉謂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又何晏遷侍中主選曹宿

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期友同食

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終日不食故人來乃食

與友共衣

范史雲與同郡尹苞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着衣入須臾出解與雲

終養呂公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

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遠送臨賀

唐楊憑字虛受為湖南觀察使與客徐晦素厚善後憑為中丞李夷簡所劾擿授臨賀尉姻友畏憚無敢送者獨晦送至藍田故相權德輿言君送楊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别有如公異時為奸佞譖斥晦敢自同於路

人乎德與嘆其長厚

孔李通家

孔融别集融字文舉年十歲隨父至洛聞漢中李膺清節直亮慕之欲往觀其人門下不為通融曰我是公通家子孫門下具白之膺見融問曰君與僕何親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同德度義而相師友故僕與君亦累世通家也膺與賔客大奇之大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

君小時必當了了蹵大踧踖

崔柳通家

唐柳子厚送崔羣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

何袁世舊

何邵袁毅有累世之舊

嚴杜世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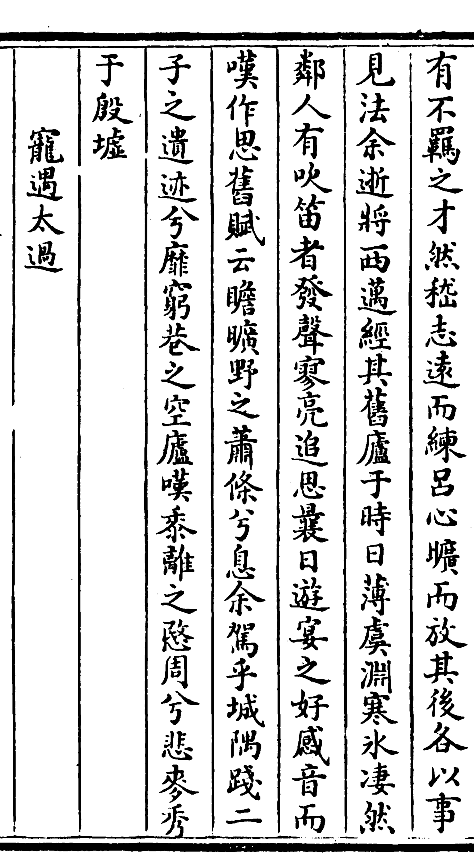
唐書嚴武以杜甫世舊待甫甚善

感舊詩

曹顏遠有感舊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
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
郡士所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
觴詠露斯臨樂何所嘆素絲與路岐

思舊賦

晉向秀字子期河内懷人也嘗與嵇康偶鍜于洛邑與
呂安灌園于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後二人俱
歿秀作思舊賦序曰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竝



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練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氷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日遊宴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云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

寵遇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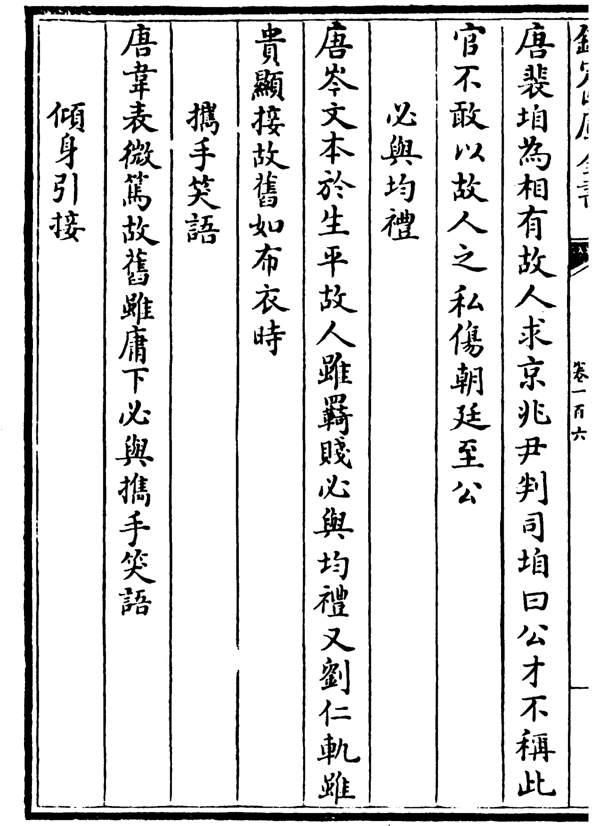
初唐玄宗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懐貞等皎預有功

由是寵遇特厚出入臥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過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勲封如故按南陽故人謂鄧禹李通賈復輩也

契分愈密

裴寂歷晉陽宮監副唐公淵雅厚之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

不聽求官



唐裴垍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必與均禮

唐岑文本於生平故人雖羇賤必與均禮又劉仁軌雖貴顯接故舊如布衣時

攜手笑語

唐韋表微篤故舊雖庸下必與攜手笑語

傾身引接

隗囂歸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遇故舊必傾身引接

嫁故人女

唐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又宋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于京師奎使長子為主喪事周卹其家嫁其二女

授故人官

孔帖唐王顯與太宗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為戲捋帽

為歡帝微時常戲顒曰王顒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顒謁帝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官顒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官也顒曰朝貴而夕死可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大亮懷恩

隋末李大亮為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

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懐張弼之恩貞觀末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産以遺之弼辭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張弼之力也乞廻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以弼為中郎俄遷代州都督

李晟篤義

唐李晟篤分義隆於故舊

始賔匿王略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熈起兵討元乂不克而死傳熈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収藏之熈弟略亡抵故人河内司馬始賔始賔與略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搆略甚急略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巳死耳願不以為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梁封為中山王

光庭納薛昭

唐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

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為磁州刺史

奏樂饗和靖

唐丘和靖與高祖有舊後和靖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為引入卧内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

張葢迎東坡

宋陳慥字季常元豐二年蘇東坡謫黄州至岐亭有白馬青葢來迎乃故人陳慥也留三日賦詩而别

薦陳揖子為吏

東漢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後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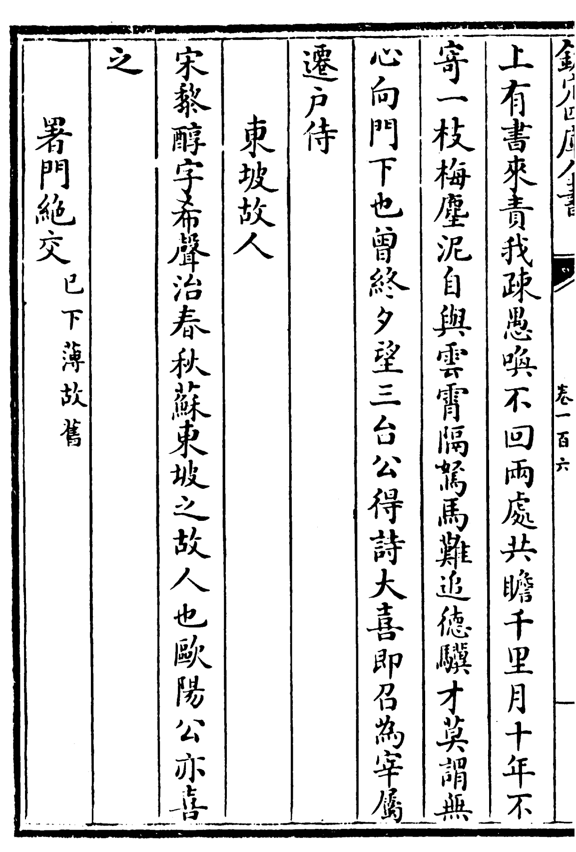
薦師魯子為官

聞見録韓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貶死時子朴方襁

祿既長魏公聞於朝命之官及公判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所為或有過舉公掛師魯像哭之朴亦早卒

子厚故人

高齋詩話宋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醖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簫宮裏一閒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慇懃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子先亦不通問子厚寄書誚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



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嗔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遷戶侍

東坡故人

宋黎醇字希聲治春秋蘇東坡之故人也歐陽公亦喜之

署門絕交 已下薄故舊

見大理卿

陳陛延友

東漢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見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

怒斬故人

陳勝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勝門吏不為通勝出遮道而呼勝乃召見載歸後宮怒斬之諸故人皆引去

勢處故人

楊公筆録南宋向柳與顏峻善及峻貴柳猶以貧自守不推先之峻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以一旦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唐郡以義宣事敗繫獄屢密請峻相申救峻竟不助之柳竟伏法

太學生

東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

弟子增甲乙科員一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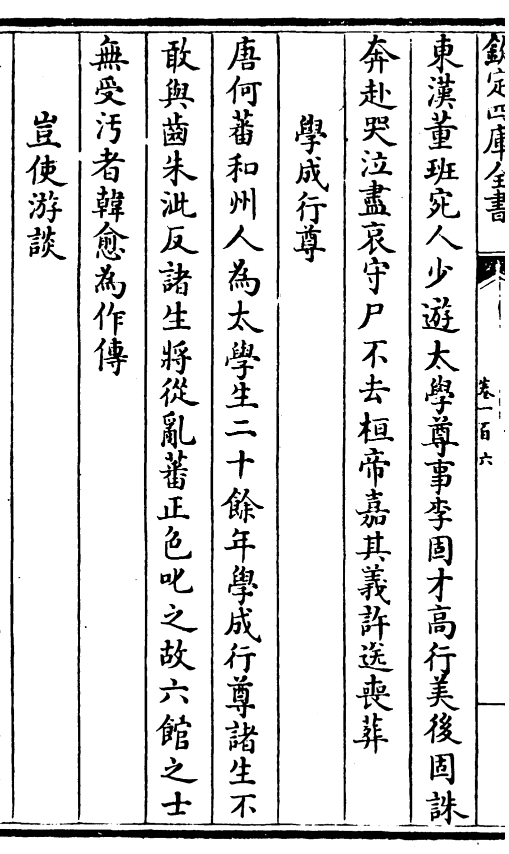
師事李膺

東漢符融遊太學師事李膺膺每見融輒絶他賔容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從學楊厚

漢任安廣漢綿竹人少游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行尚古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

才高行美



東漢董班究人少遊太學尊事李固才高行美後固誅奔赴哭泣盡哀守尸不去桓帝嘉其義許送喪葬

學成行尊

唐何蕃和州人為太學生二十餘年學成行尊諸生不敢與齒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之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韓愈為作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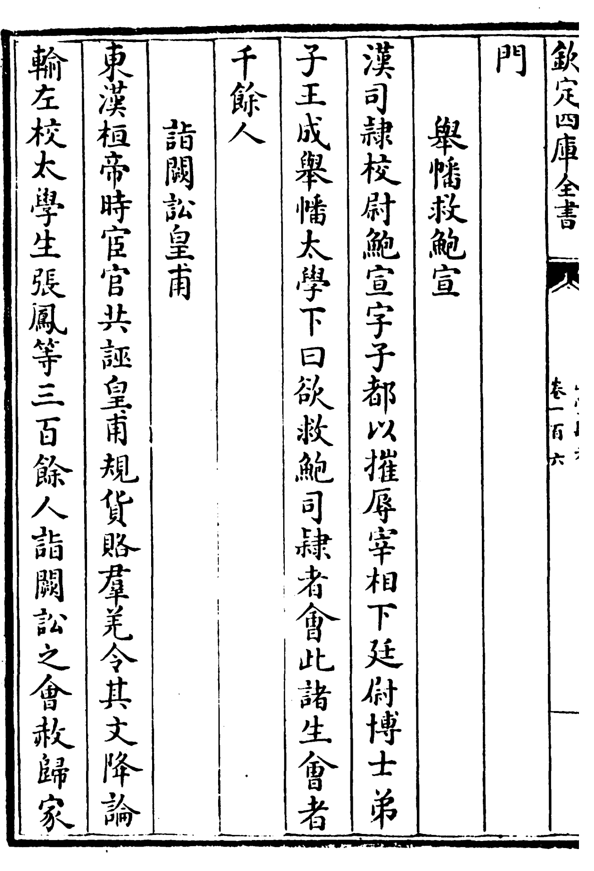
豈使游談

東漢桓帝時考城令王奐以一月俸資仇香使入太學

與符融比宇融賔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正志士交結之秋也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耶高揖而去

更相褒重

東漢桓帝延熹中太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



門

舉幡救鮑宣

漢司隸校尉鮑宣字子都以摧辱宰相下廷尉博士弟子王成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

詣闕訟皇甫

東漢桓帝時宦官共誣皇甫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注云文降言以文簿虚降非實情也

持斂祭父

漢張武吳郡由拳人父業為郡掾送太守妻子還鄉至河内遇盗夜刼業與戰死武年幼不及識父後詣太學受業嘗持父遺斂至父亡處祭泣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為孝廉遭母喪過毀絶命

扣閽留師

楊宏中福州人宋太學生寧宗時韓侂胄欲逐趙汝愚

而難其名以秘書李沐常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遂竄汝愚于永州祭酒李祥等連疏救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于誼安乎乃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傳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乞竄李沐以謝天下韓侂胄大怒悉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按衜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閽之事皆其屬藁

賈長頭

東漢賈逵字景伯自童時常在太學身長八尺二寸父徽受劉歆左氏春秋逵傳父業諸儒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秦長脚

宋秦檜初為太學生號秦長脚一日睡于窗下有異人來詣檜語其同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其手者

觀書一覽即誦

唐蕭頴士字茂挺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

遊學十年不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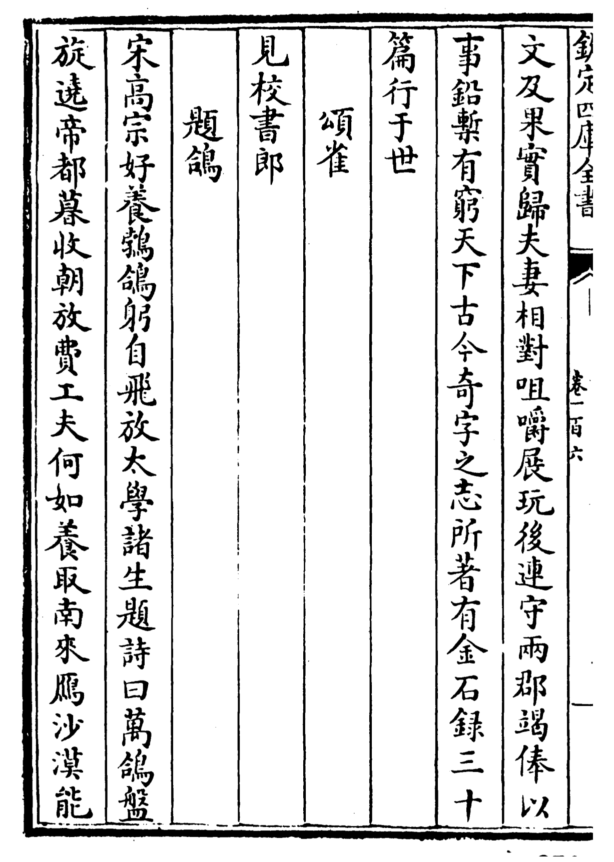
宋餘杭洪皓熙寧中遊太學十年不歸父已七十寄皓詩曰太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里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南歸因而去者十有三焉

送錢助葬

唐郭震字元振少有大志十六歲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適有喪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以與之無吝亦不質其姓氏同舍生薛稷誚之答曰濟人大事何誚焉

質衣市文

宋趙明誠字德甫妻李易安平生與之同志德甫在太學時每朔望告謁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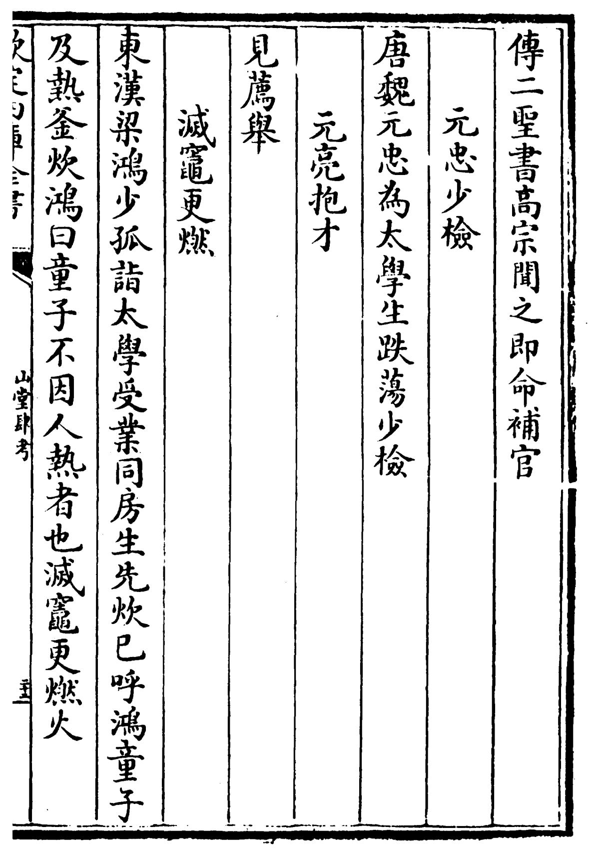
文及果實歸夫妻相對咀嚼展玩後連守兩郡竭俸以事鉛槧有窮天下古今奇字之志所著有金石録三十篇行于世

頌雀

見校書郎

題鴿

宋高宗好養鵓鴿躬自飛放太學諸生題詩曰萬鴿盤旋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



傳二聖書高宗聞之即命補官

元忠少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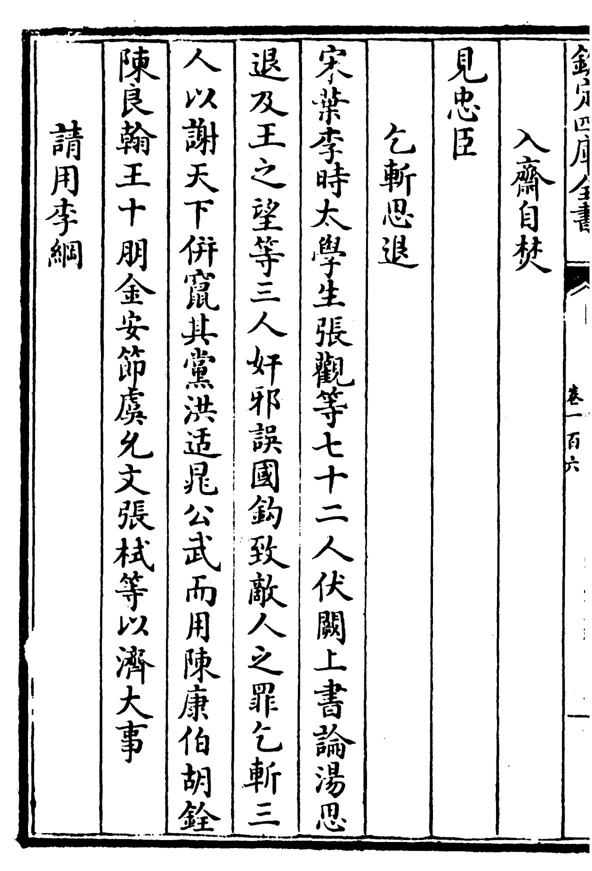
唐魏元忠為太學生跌蕩少檢

元亮抱才

見薦舉

滅竈更燃

東漢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生先炊巳呼鴻童子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



入齋自焚

見忠臣

乞斬思退

宋葉李時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湯思退及王之望等三人姦邪誤國釣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張栻等以濟大事

請用李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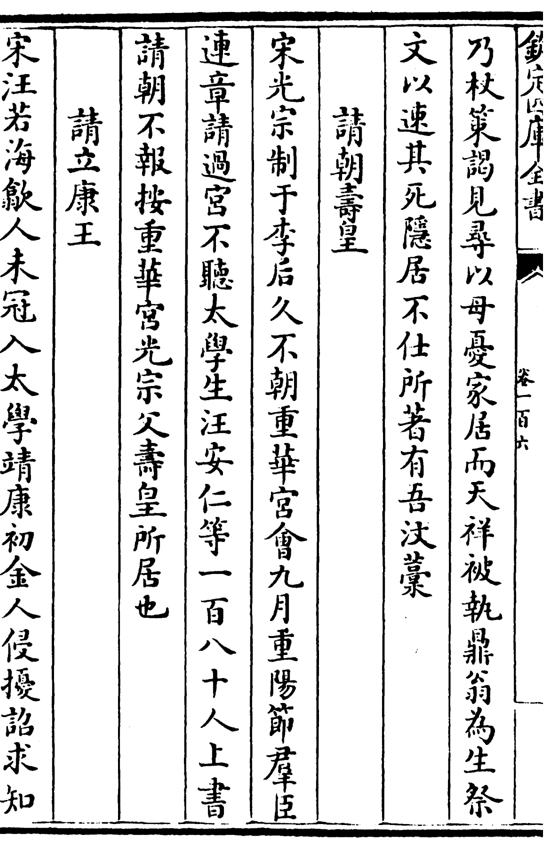
宋欽宗時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言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請復用之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上書攻似道

宋蔡京杭州人少有奇質為人剛直不阿理宗時以太學生攻賈似道竄漳州宋亡隱歸富春山

杖策謁天祥

宋王炎午安福人名鼎翁為太學生會文天祥舉義兵



乃杖策謁見尋以母憂家居而天祥被執鼎翁為生祭文以速其死隱居不仕所著有吾汶藁

請朝壽皇

宋光宗制于李后久不朝重華宫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章請過宫不聽太學生汪安仁等一百八十人上書請朝不報按重華宫光宗父壽皇所居也

請立康王

宋汪若海歙人未冠入太學靖康初金人侵擾詔求知

兵者若海應詔又上書樞密使曹輔請立康王爲大元
帥擁兵鎮撫河北及二帝北行走謁康王于濟州
詩嘲府尹
事見莊
詩嘲學士
見翰林學士
上書忤執政
宋劉黻温州人淳熙中丁大全劾丞相董槐去國將奪

其位時澈為太學生伏闕上書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
歸别其母母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澈至南
安盡取濂洛諸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
洛論語

直言忤權相

宋陳之茂無錫人為太學生與張九成同廷對之茂以
直言忤權相黜之九成舉第一因叩頭殿階曰陳之茂
能言人所不敢言宜獎不宜黜高宗覽對悚然曰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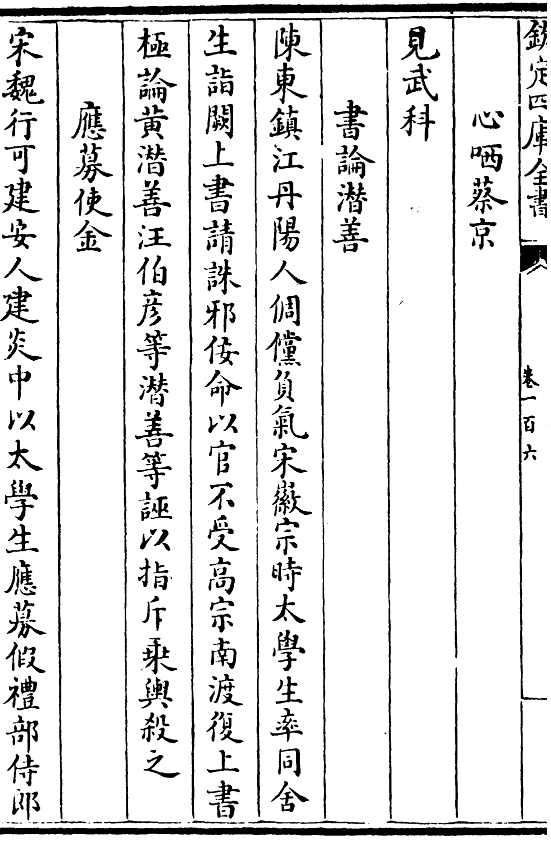
也賜同進士出身調休寧尉以經學為諸儒倡

說折二凶

宋馮康國遂寧人為太學生負氣節苗劉之變張浚治兵平江先遣康國至杭州說折二凶

請還二帝

徐揆衢州西安人宋靖康初游太學試開封為舉首會欽宗詣金營不歸揆率諸生以書抵金人責其敗盟請還二帝金人載揆至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遂遇害



心哂蔡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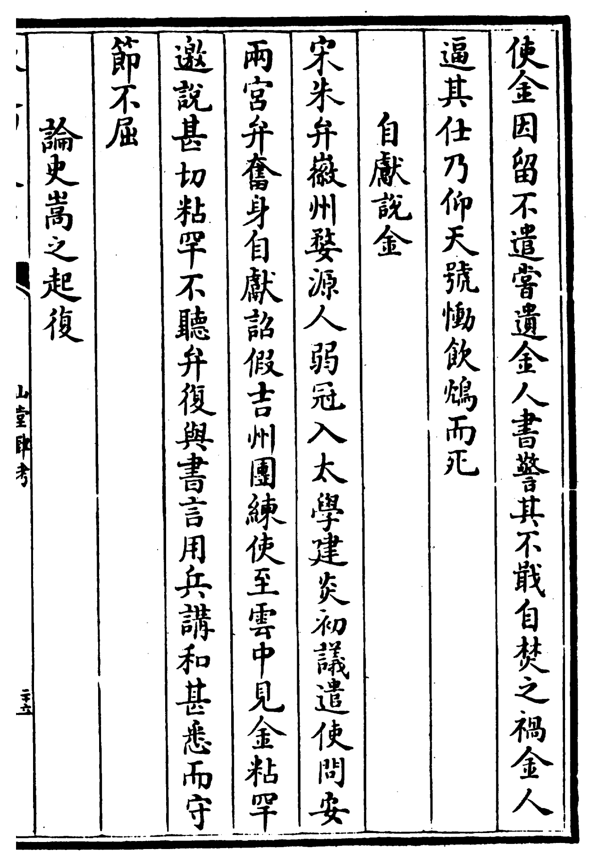
見武科

書論潛善

陳東鎮江丹陽人倜儻負氣宋徽宗時太學生率同舍生詣闕上書請誅邪佞命以官不受高宗南渡復上書極論黄潛善汪伯彦等潛善等誣以指斥乘輿殺之

應募使金

宋魏行可建安人建炎中以太學生應募假禮部侍郎



使金因留不遣嘗遺金人書警其不戢自焚之禍金人逼其仕乃仰天號慟飲鴆而死

自獻說金

宋朱弁徽州婺源人弱冠入太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假吉州團練使至雲中見金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甚悉而守節不屈

論史嵩之起復

宋理宗淳祐三年詔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黄愷伯等四十四人上書論之不報

頌徐元杰暴卒

宋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名杜範既入相復延徐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

府鞫治獄迄無成劉漢弼亦以奸邪未盡屛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閽上書訟冤詔給元杰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

四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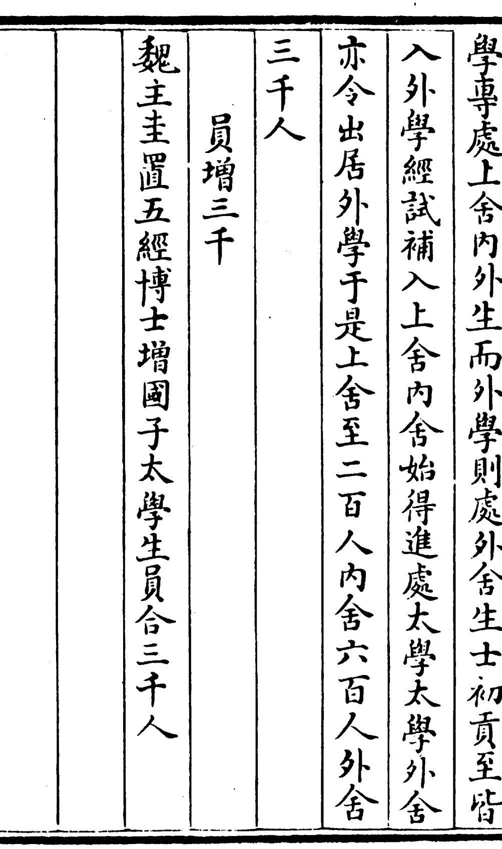
宋曹緯字元象穎昌人元符三年擢進士第初與劉壽𦑪執柔劉正夫在太學號四俊

三傑

宋何大正大庾人博通諸經元祐間入太學雖老師宿儒莫不推避時稱上庠三傑大正其一也

考分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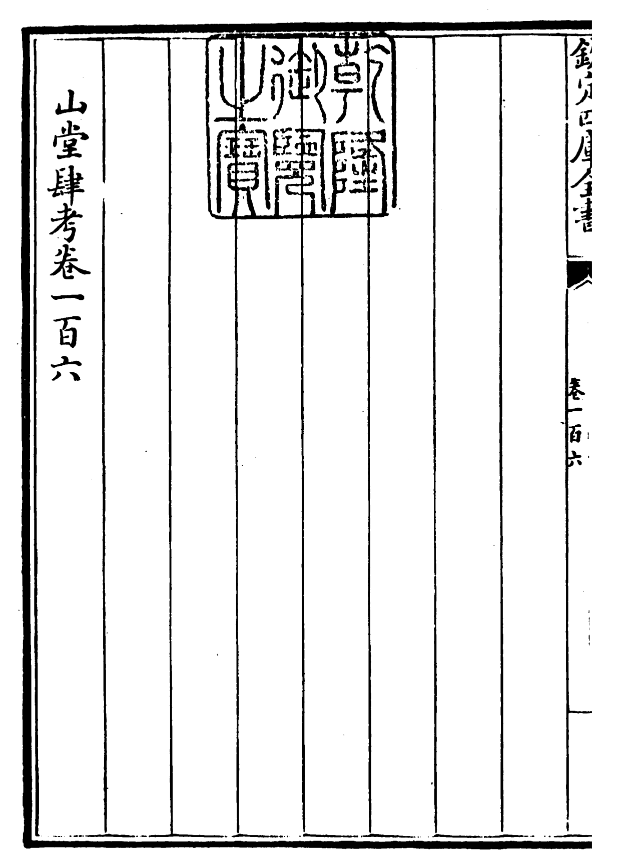
宋徽宗崇寧元年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考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中舍入下等補内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内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



學尃處上舍內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員增三千

魏主主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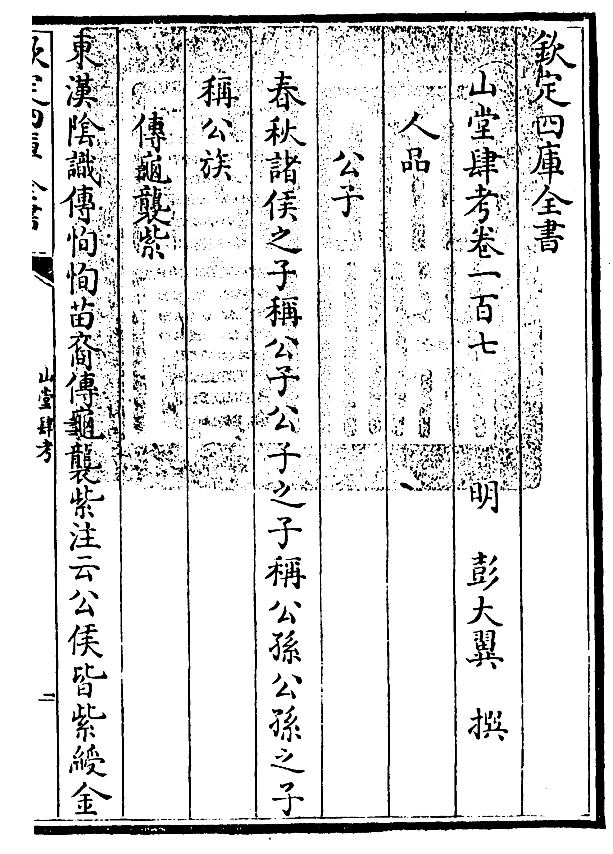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邵　颿



山堂肆考卷一百七　　明　彭大翼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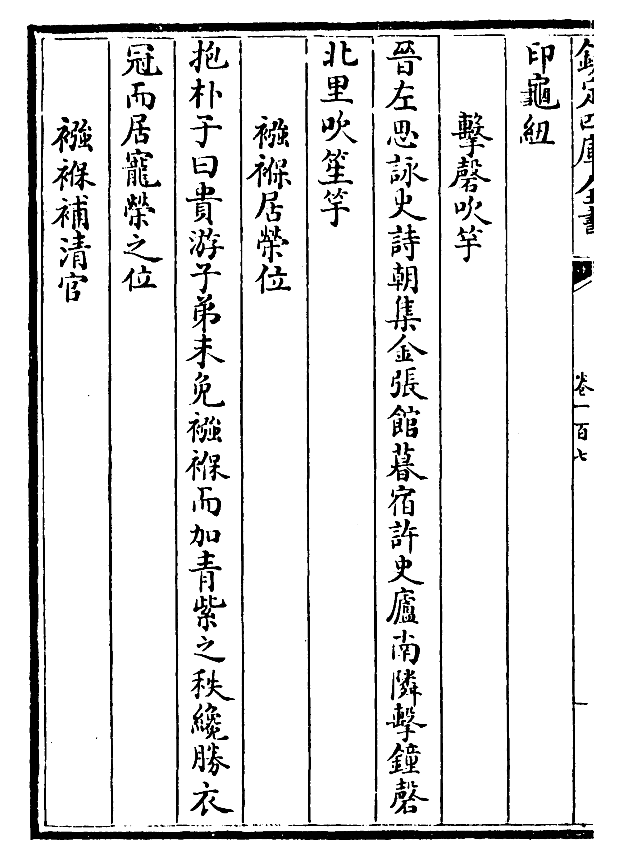
人品

公子

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

傳龜襲紫

東漢陰識傳恂恂苗裔傳龜襲紫注云公侯皆紫綬金



印龜紐

擊磬吹竽

晉左思詠史詩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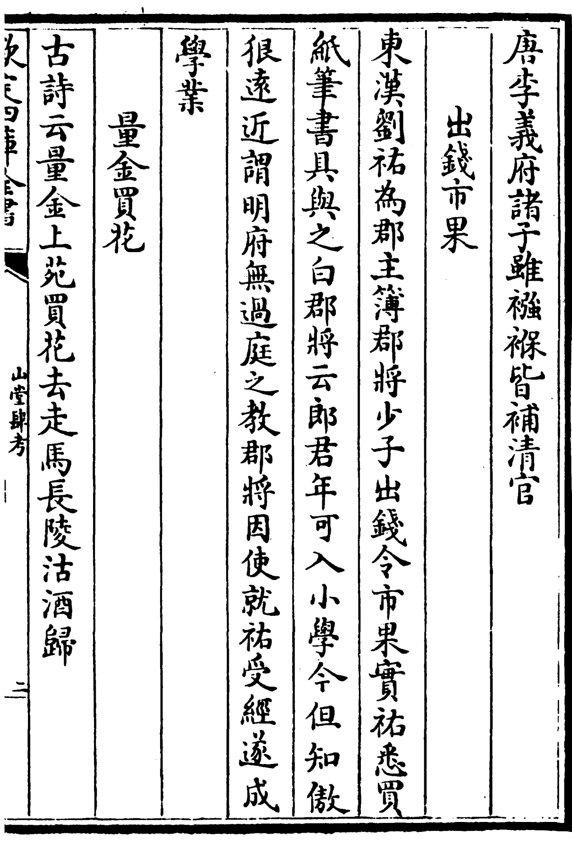
北里吹笙竽

襁褓居榮位

抱朴子曰貴游子弟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纔勝衣

冠而居寵榮之位

襁褓補清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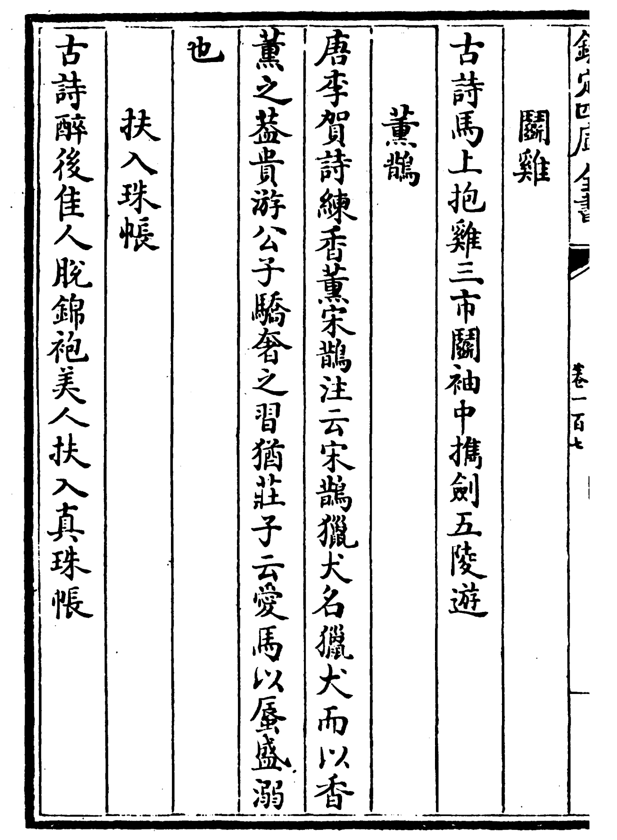
唐李義府諸子雖襁褓皆補清官

出錢市果

東漢劉祐為郡主簿郡將少子出錢令市果實祐悉買紙筆書具與之白郡將云郎君年可入小學令但知儌很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郡將因使就祐受經遂成學業

量金買花

古詩云量金上苑買花去走馬長陵沽酒歸



鬬雞

古詩馬上抱雞三市鬬袖中擕劍五陵遊

薰鵲

唐李賀詩練香薰宋鵲注云宋鵲獵犬名獵犬而以香薰之蓋貴游公子驕奢之習猶莊子云愛馬以蜃盛溺也

扶入珠帳

古詩醉後佳人脫錦袍美人扶入真珠帳

捉打玉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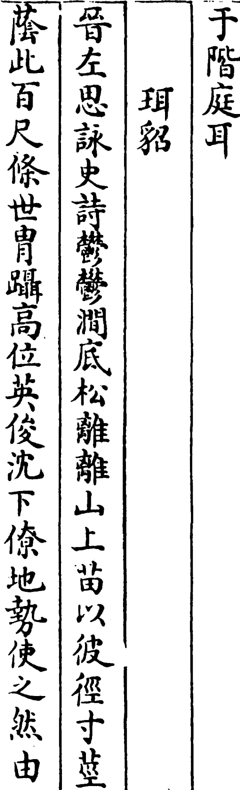
唐僧貫休詩自捧五色毬迸入他人宅却捉蒼頭奴玉鞭打一百

王門龍鳳

見名士

謝庭芝蘭

晉謝玄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因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



于階庭耳

珥貂

晉左思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擎鶻

蜀王建僭位遊龍華禪院名僧貫休口誦近詩時諸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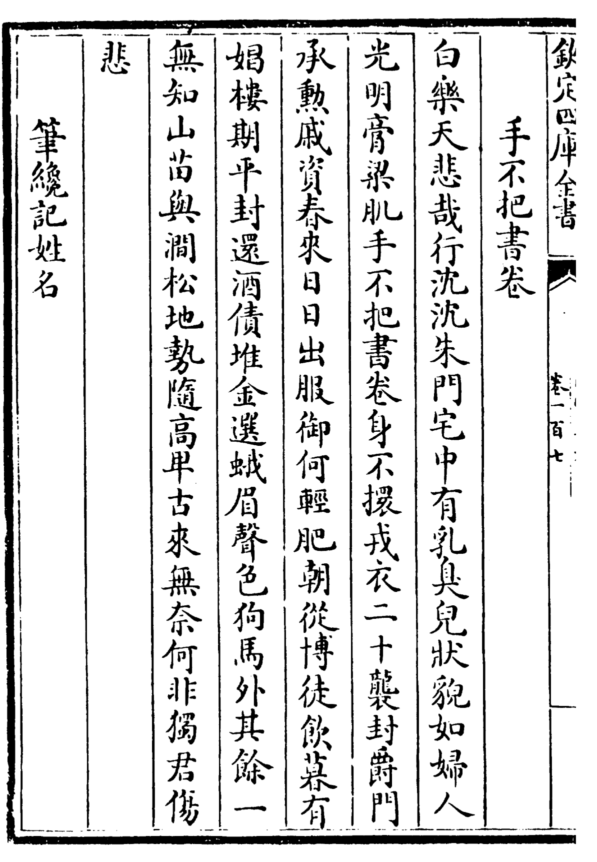
貴戚皆侍坐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華鮮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

唯存簪笏

見祖父祖母

能彈琵琶

宋石介聖政録太祖曰資蔭子弟但能在家彈琵琶弄絲竹豈能治民



手不把書卷

白樂天悲哉行沈沈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人光明膏粱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勲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餘一無知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

筆纔記姓名

顏氏家訓曰士大夫子弟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世家餘緒得一官半級便自為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置身無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竝諳舊事

南史梁王淮之字元曾曽祖彪之博聞多識練習朝儀

自是家世相傳竝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世謂王氏青箱學

堪為顯官

唐李德裕云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葢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

傅粉施朱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當時諺

曰上車不落即著作起居何如即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之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閒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才也

褒衣博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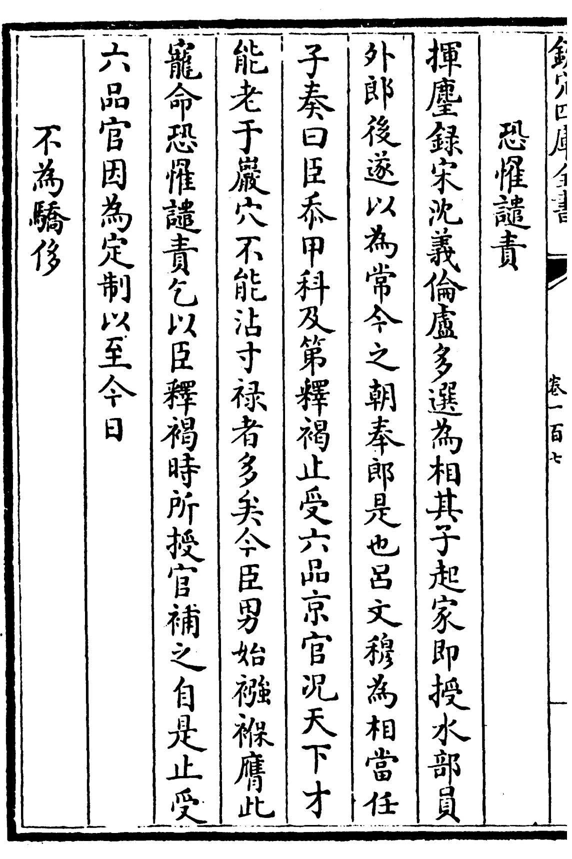
黄直卿遂初堂記始予識劉君正之於屏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意其貴顯已三世綺襦之習軒冕之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覿其貌聽其言察其行則褒衣博帶垂巾芒屨不見其瑶環瑜珥也左圖右史吟風弄月不見其粉白黛緑也高談抗論動與世忤不見其脂韋嫵媚與波上下也

門户無餘

唐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撾殺之然後以聞

門閥不墜

宋李昉子宗諤字武昌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景德中為翰林學士至右諫大夫卒真宗悼之曰國朝將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耳



恐懼譴責

揮麈録宋沈義倫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今之朝奉郎是也呂文穆為相當任子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受六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于巖穴不能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襁褓此寵命恐懼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受六品官因為定制以至今日

不為驕侈

宋王文正公旦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敢為驕侈兄子睦欲求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甚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甕也子素猶未官

耆英

禮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王制五十異粻六十宿

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又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賔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說文七十曰耆八十曰耋九十曰耄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又曰百歲謂之大齊

鑿井耕田

通歷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于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披裘帶索

新序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

决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九十為師

韓詩外傳吕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屠于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

七十無妻

韓子迂評齊桓公微服而行于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何以令之有妻仲曰上有積財則民匱乏于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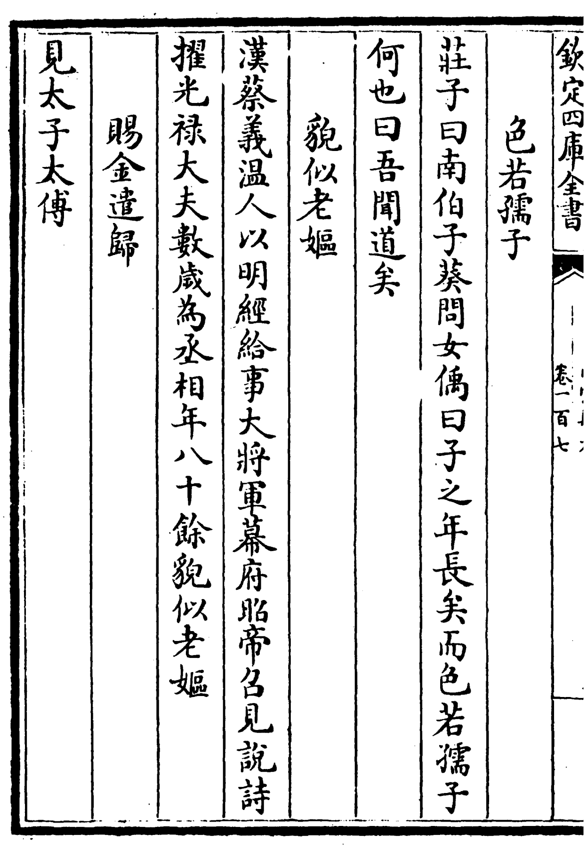
公乃令于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則内無怨女外無曠夫

不為甸徒

禮祭義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注云君田獵則起其民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

不任公卿

漢武帝遣使徵龔遂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故東坡詩棄官不得歸東郡罷郡猶能作水衡



色若孺子

莊子曰南伯子綦問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貌似老嫗

漢蔡義溫人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禄大夫數歲為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嫗

賜金遣歸

見太子太傅

乘車朝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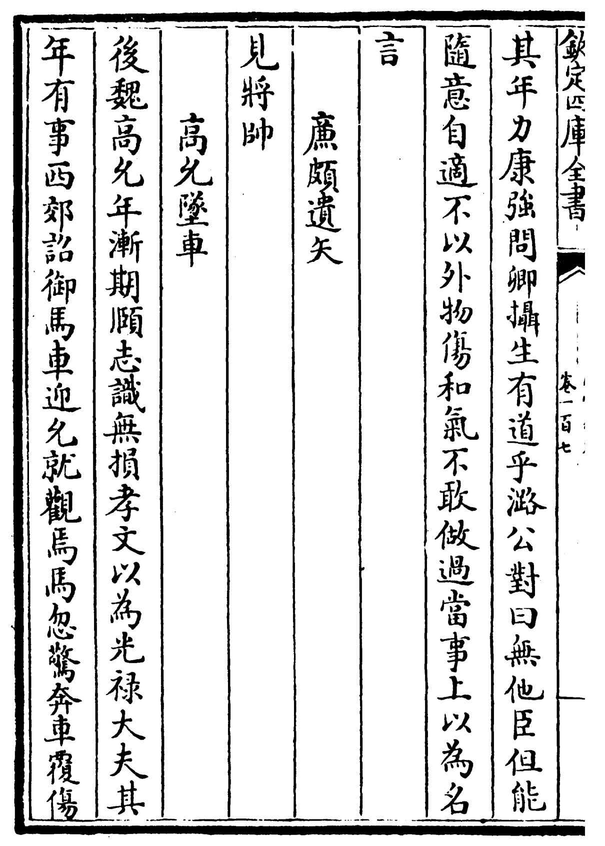
漢田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號小車千秋

音吐鴻暢

唐盧鈞為太子太師帝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嘆

年力康強

石林燕語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



其年力康强問卿攝生有道乎潞公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為名言

廉頗遺矢

見將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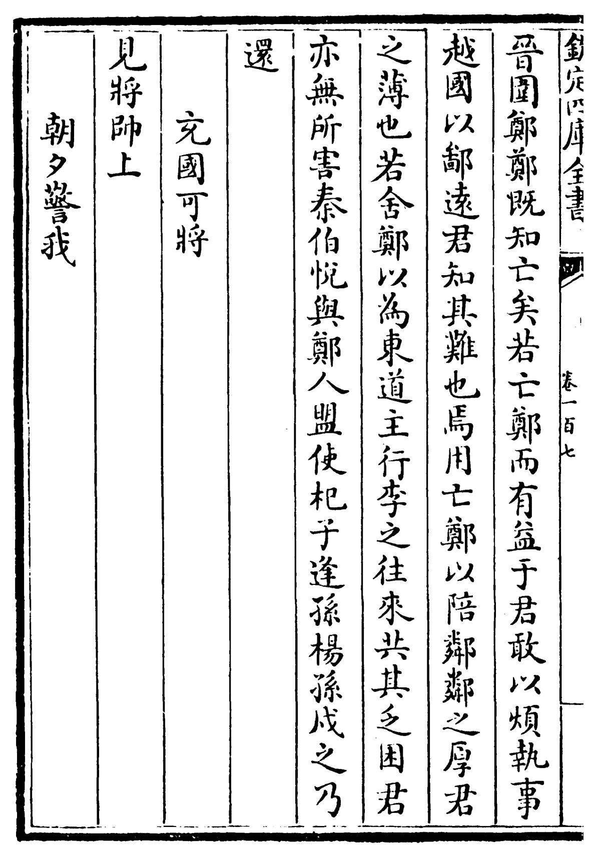
高允墜車

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識無損孝文以為光禄大夫其年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觀馬馬忽驚奔車覆傷

胃帝遣醫療之司鸞將處重罪允啓無恙乞免其罪先是上命中黃門蘇興壽扶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以上聞

之武退師

左傳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巳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



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秦伯悅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充國可將

見將帥上

朝夕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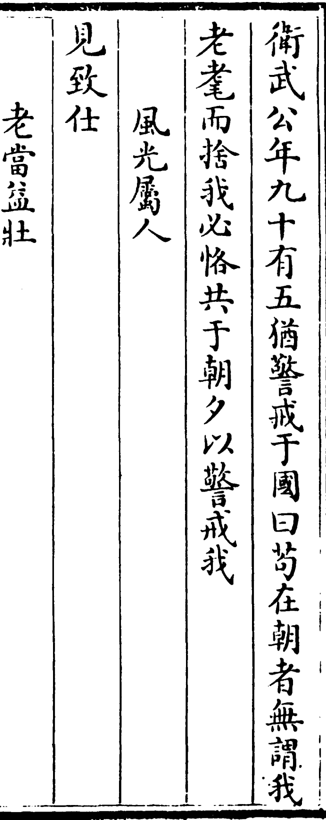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警戒于國曰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恪共于朝夕以警戒我

風光屬人

見致仕

老當益壯

馬援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況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且益堅老當益壯



老尚堪行

唐李靖字藥師嘗為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太宗謂侍臣曰李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

三世不遇

漢顔駟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龎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

年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拜會稽都尉

一事無成

唐薛逢老去也歌云惆悵人生不滿百一事無成頭雪白迴看幼累與老妻俱是途中遠行客匣中舊鏡照膽明昔曾鑒我鬚未生朝巾暮櫛不自省老皮皺皺文縱橫老去也爭奈何敲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南庭樹柯

倒行暴施

史記漢主父偃齊臨淄人也上書闕下武帝召見拜為郎中一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横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後拜為齊相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絶矣毋復入偃之門

注云暴施言久困不得伸須當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

或作逆

鐘鳴漏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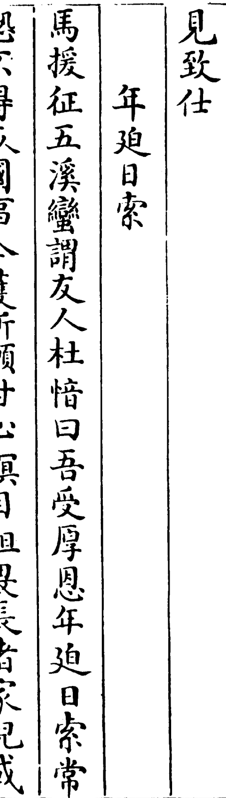
見致仕

年老思鄉

東漢班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

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帝乃徵還

年老憂國



見致仕

年迫日索

馬援征五溪蠻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皃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身老齒宿

唐世說李百藥字重規德林之子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嘗製帝京篇命其屬和上嘆其精妙手詔曰卿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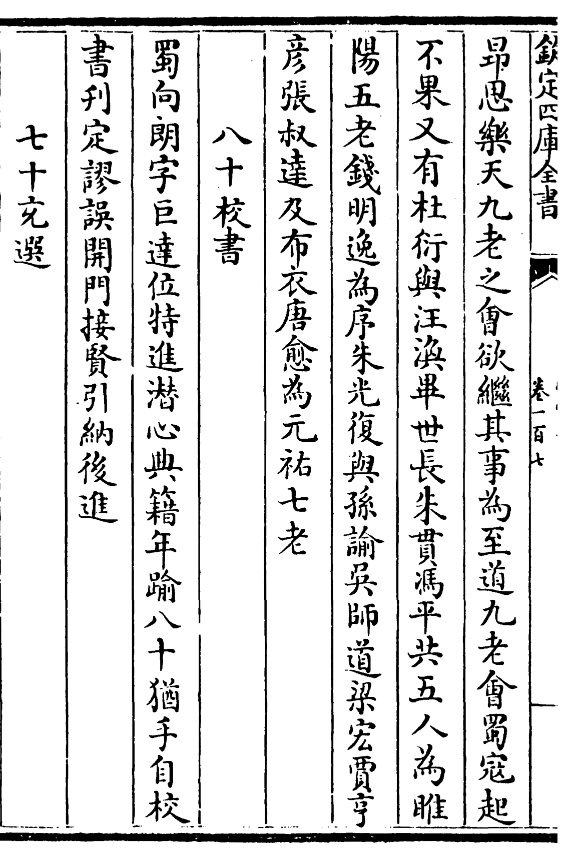
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以詩酒自適

睢陽一老

漢應曜隱睢陽山中與四皓俱被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睢陽一老

香山九老

香山九老與洛社耆英俱見致仕又李文公昉罷相後與張好問李運宋琪武允成吳僧贊寧魏石楊徽之朱



昂思樂天九老之會欲繼其事為至道九老會蜀寇起不果又有杜衍與汪渙畢世長朱貫馮平共五人為睢陽五老錢明逸為序朱光復與孫諭吳師道梁宏賈亨彦張叔達及布衣唐愈為元祐七老

八十校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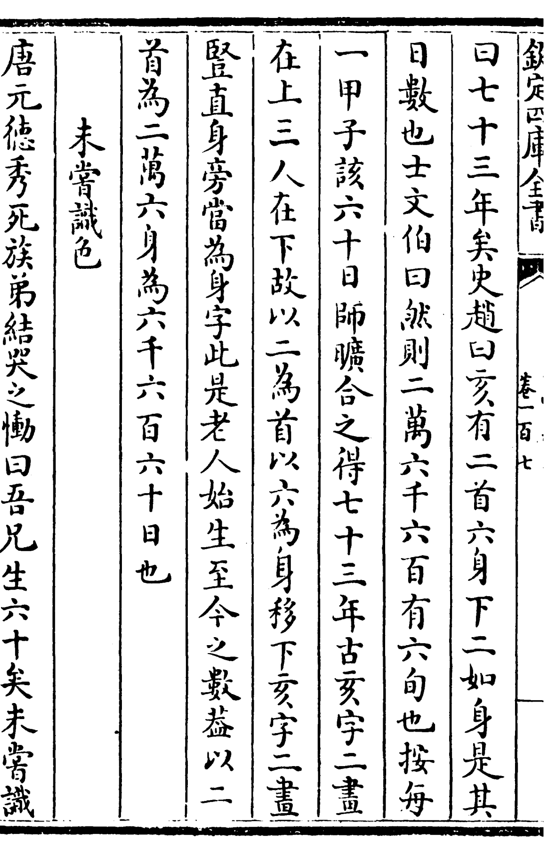
蜀向朗字巨達位特進潜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刋定謬誤開門接賢引納後進

七十充選

元魏尉元字茍仁世為豪宗進位司徒元謝老詔曰尉元游明根竝明允篤誠希世之賢也元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位明根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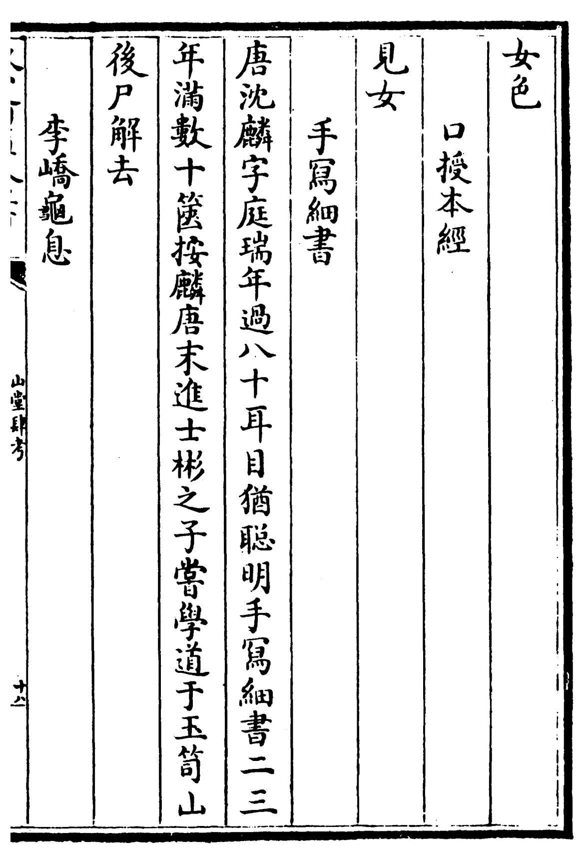
不知紀年

左襄三十年三月癸未晉悼公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


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按每一甲子該六十日師曠合之得七十三年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移下亥字二畫豎直身旁當為身字此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數蓋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日也

未嘗識色

唐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曰吾兄生六十矣未嘗識



女色

口授本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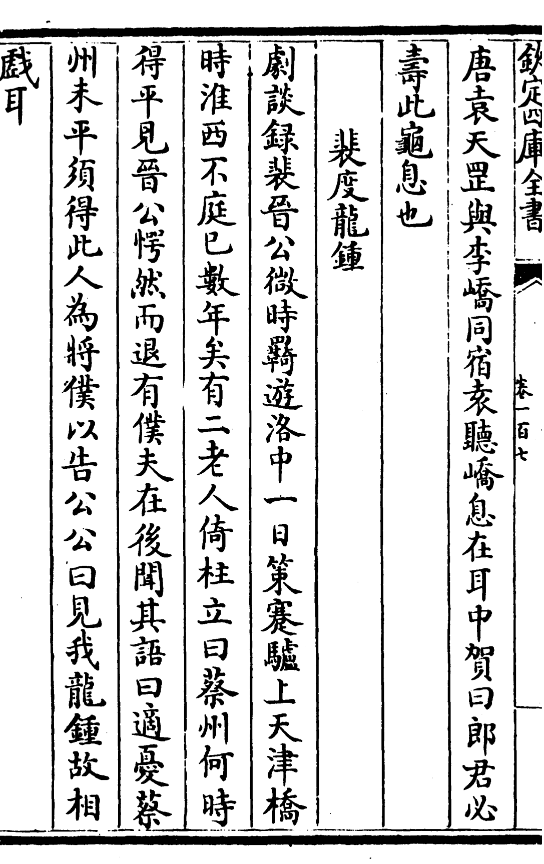
見女

手寫細書

唐沈麟字庭瑞年過八十耳目猶聦明手寫細書二三年滿數十篋按麟唐末進士彬之子甞學道于玉笥山

後尸解去

李嶠龜息



唐袁天罡與李嶠同宿袁聽嶠息在耳中賀曰郎君必壽此龜息也

裴度龍鍾

劇談録裴晉公微時羇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巳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將僕以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榆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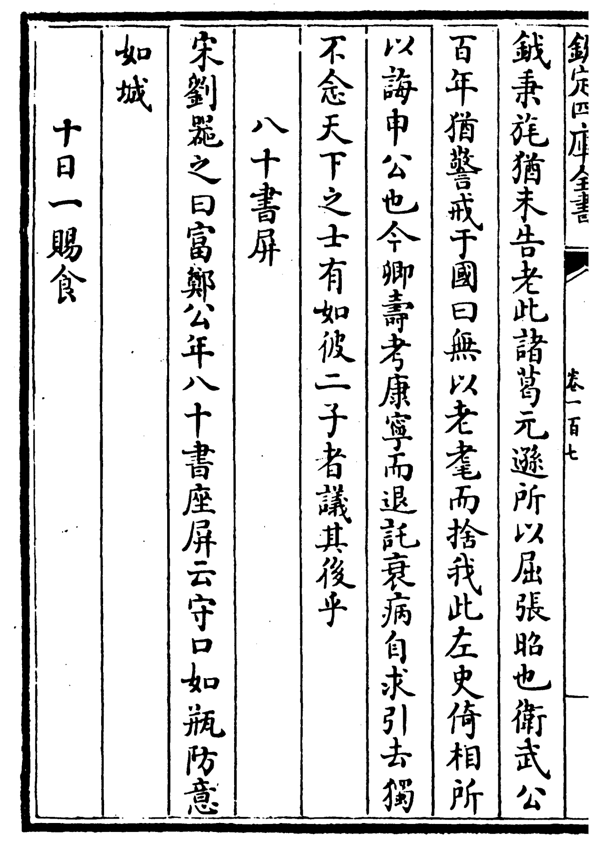
漢孟嘗傳年歲有訖桑榆行盡注云謂日將盡在桑榆間言晚景也

崦景

江淹詩屬我崦景半賞爾若光初按崦景崦嵫之景若光若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

九十杖鉞

宋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曰昔師尚父九十杖



鉞秉旄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衛武公百年猶警戒于國曰無以老耄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託衰病自求引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

八十書屏

宋劉羆之曰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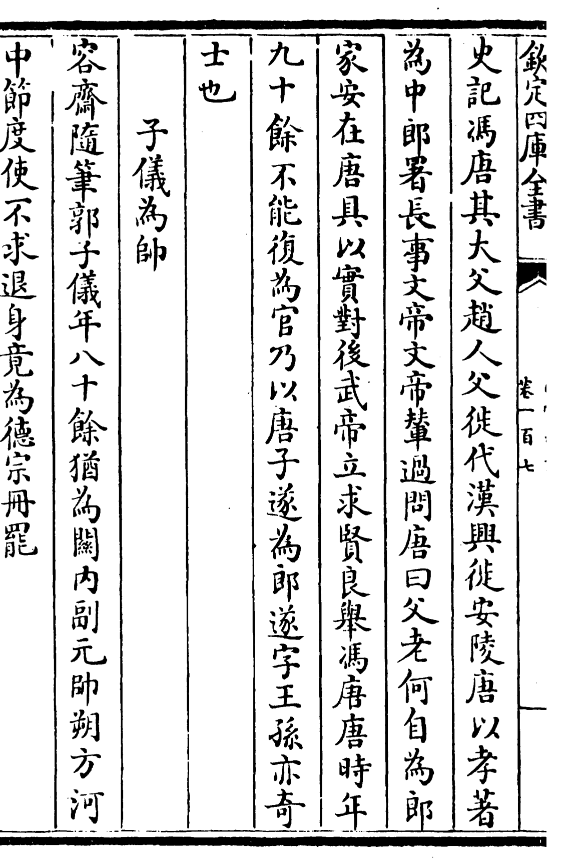
十日一賜食

漢孔光拜太師平帝詔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令爲省中位坐設几入省用杖

一月兩經筵

宋哲宗元祐中文彦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爲三省官言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時彦博年已八十一矣

馮唐爲郎



史記馮唐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後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也

子儀為帥

容齋隨筆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内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使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冊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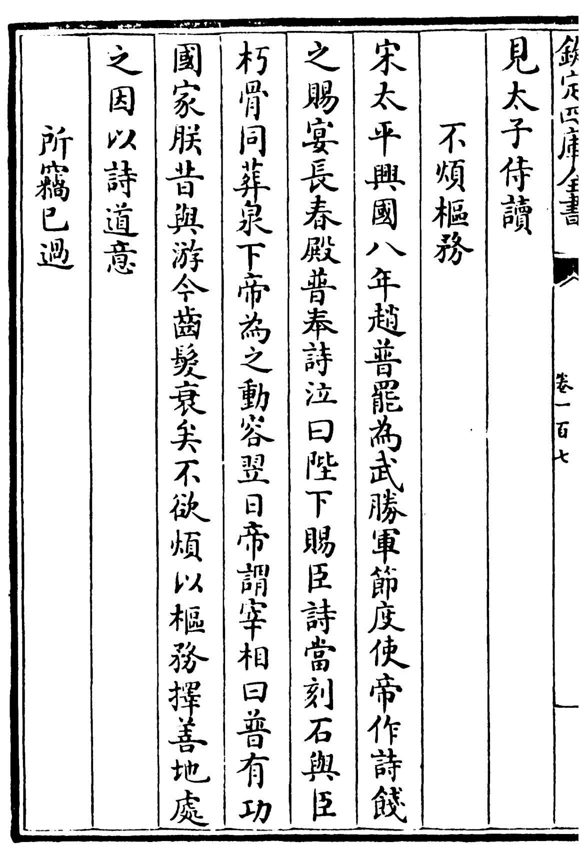
精爽不衰

北魏世祖燾即位以羅結為侍中結時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親任之使為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卧内年一百一十歲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進取彌銳

唐中宗以唐休璟同三品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

為造腰輿



見太子侍讀

不煩樞務

宋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以詩道意

所竊已過

蜀宗預爲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于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

餘生無幾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徙趙鼎於吉陽軍鼎謝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錢朗顏童

錢朗南昌人讀書西山以五經登科仕唐累官光禄大夫文帝朝隱歸廬山得補腦還元之術錢鏐延至于杭禮之如師玄孫數人皆以明經為縣宰已皓首矣而朗顔貌猶如童子一日語家人曰我適為上清所名今去矣俄氣絶數日顔色如生時年一百七十餘歳

喬琳耳聵

唐喬琳衰老耳聵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

年老寫經

見司業

年老及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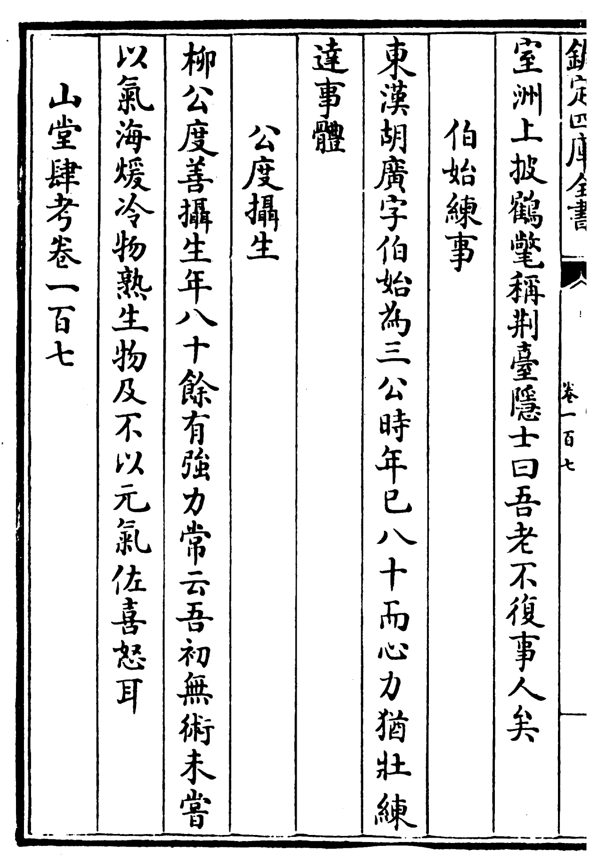
宋梁顥字太素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

猶知管任

世說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

不復事人

梁震唐末登進士第高季興愛其才欲留之震退而築



室洲上披鶴氅稱荆臺隱士曰吾老不復事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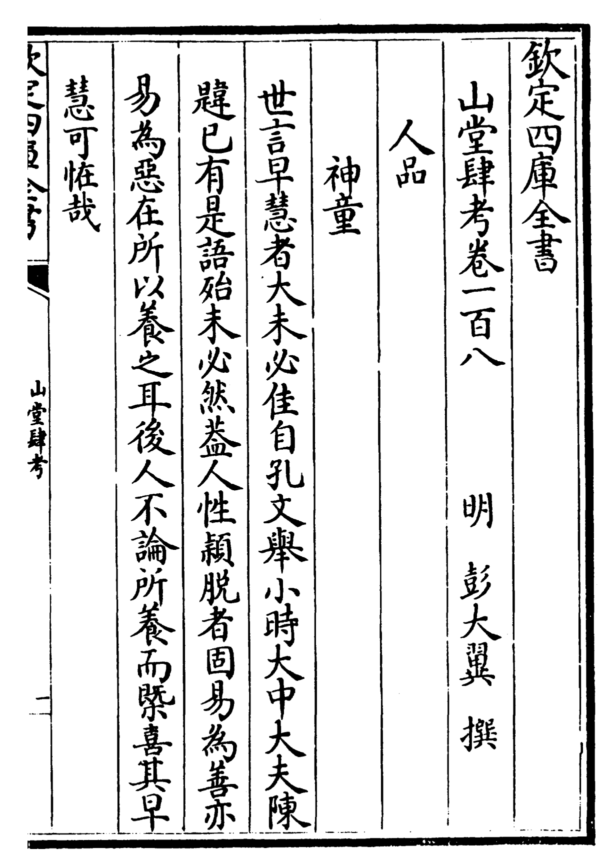
伯始練事

東漢胡廣字伯始為三公時年已八十而心力猶壯練達事體

公度攝生

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熟生物及不以元氣佐喜怒耳

山堂肆考卷一百七



山堂肆考卷一百八

明　彭大翼　撰

人品

神童

世言早慧者大未必佳自孔文舉小時大中大夫陳韙已有是語殆未必然葢人性穎脱者固易為善亦易為惡在所以養之耳後人不論所養而槩喜其早慧可惟哉

甘羅使趙

史記甘茂孫甘羅年十二事文信侯呂不韋文信侯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唐辭不可行甘羅請行之文信侯言於始皇使甘羅于趙趙襄王郊迎羅因說趙王割五城以廣河間甘羅還報秦乃封羅為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子奇化阿

劉向新序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治

往說項羽

史記項羽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刼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

竊隨鄧當

蜀漢時吕蒙字子明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顧

見大驚呵叱不能止歸告蒙母母怒蒙曰貧賤難居設若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世謂終童

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武帝時年十八歲選為博士弟子後除諫議大夫願受長纓以覊南越王頸致之闕下時年二十餘世謂之終童

時號孫郎

吳孫策年少領父舊兵時號孫郎

不狎儕倫

東漢王充字仲任為兒時不妄狎儕倫不掩雀捕蟬

專對賓客

東漢馬援子客卿幼岐嶷六歲能應接諸務專對賓客援甚奇之以為有將相器

願師郭泰

東漢陳國童子魏照請于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

欲齊莊周

世說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庾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又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在庾稺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庾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按齊由

孫潛字齊莊孫放字威長次二子也安國盛字盛嘗為監軍故曰孫監園客庚翼子穉恭翼字也

喜習弓矢

有窮之君夷羿姓偃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人所養年二十喜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按此羿乃逢蒙學射之羿

非堯時射日之羿也

喜觀卜相

漢書張禹字文明為兒時數隨家至市喜觀于卜相者前乆之頗曉其别蓍布卦意

王佐才

唐齊澣字洗心年十四見李嶠嶠稱其有王佐才

宰輔量

南史徐勉字修仁宗人孝嗣見之嘆曰此所謂人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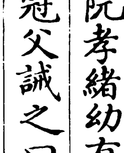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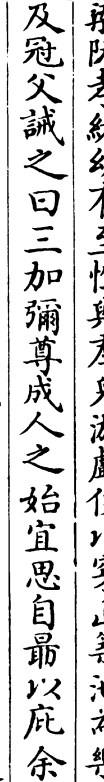
騏驥必能致千里王儉常目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其有宰輔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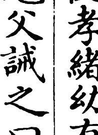
乘風破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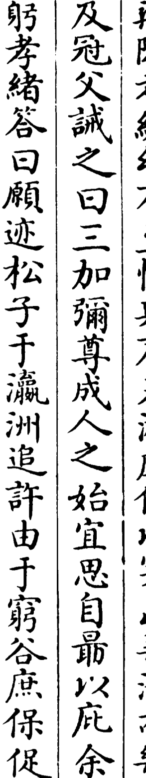
見兄弟

穿山築池

梁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羣兒游戲便以穿山築池為樂及冠父誡之曰三加彌尊成人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孝緒答曰頋迹松子于瀛洲追許由于窮谷庶保促




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面

讀書五行並下

東漢應奉字世叔自爲兒時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梁昭明太子亦同

試賦五篇立成

宋楊大年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喜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金闕詩有願秉忠貞節終身立聖朝之句

鼠獄

史記張湯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注云傳考證驗也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書獄謂決獄之書蓋律令也

雞碑

晉戴逵字安道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異故唐丁用晦芝田録序有學慚鼠獄智乏雞碑之句鼠獄即上張湯事至雞碑宋人又引宣室志云唐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上有謎曰井底一竿竹色深深緑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解者曰雞未肥無肉也去肉為巳酒未熟無水也去水為酉破賊在巳酉也後平蔡果在是日所謂雞碑葢用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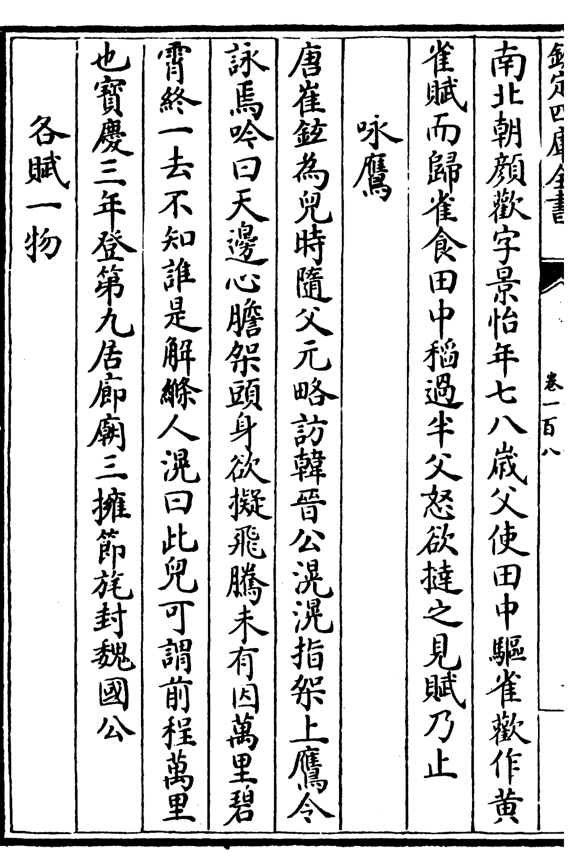
預玄文

揚子法言吾家童烏九歲預吾玄文按童烏子雲子也後童烏卒竟無子

讀孝經

唐獨孤及字至之河西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竒之天寶末舉有道髙第

賦雀



南北朝顏歡字景怡年七八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黄雀賦而歸雀食田中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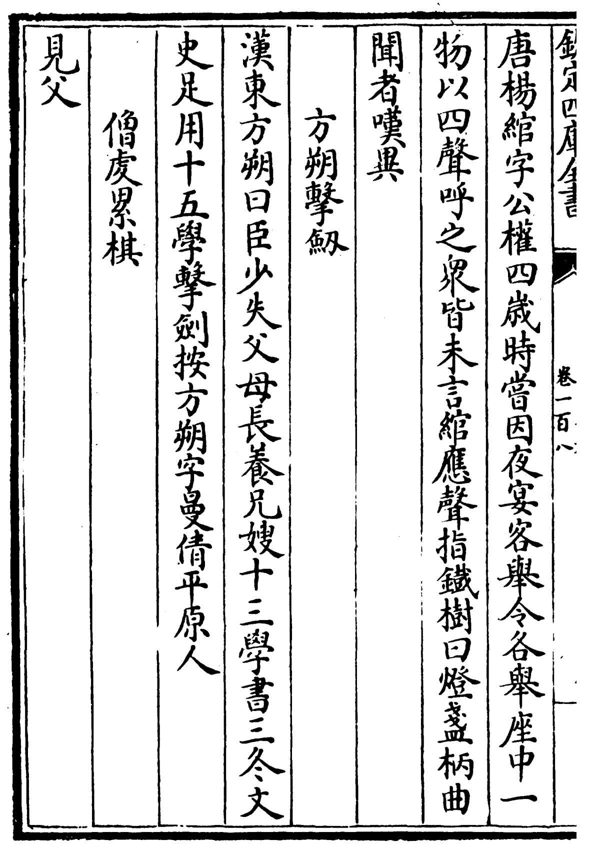
咏鷹

唐崔鉉為兒時隨父元略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慶三年登第九居廊廟三擁節旄封魏國公

各賦一物

初學記吳郡張純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三賢屈顧老鄙渴慰甚矣其為我各賦一物然後坐純賦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三人各賦成而後坐據大笑悅按純字元基儼字子節異字季文據字子範

各呼四聲



唐楊綰字公權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座中一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嘆異

方朔擊劒

漢東方朔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按方朔字曼倩平原人

僧虔累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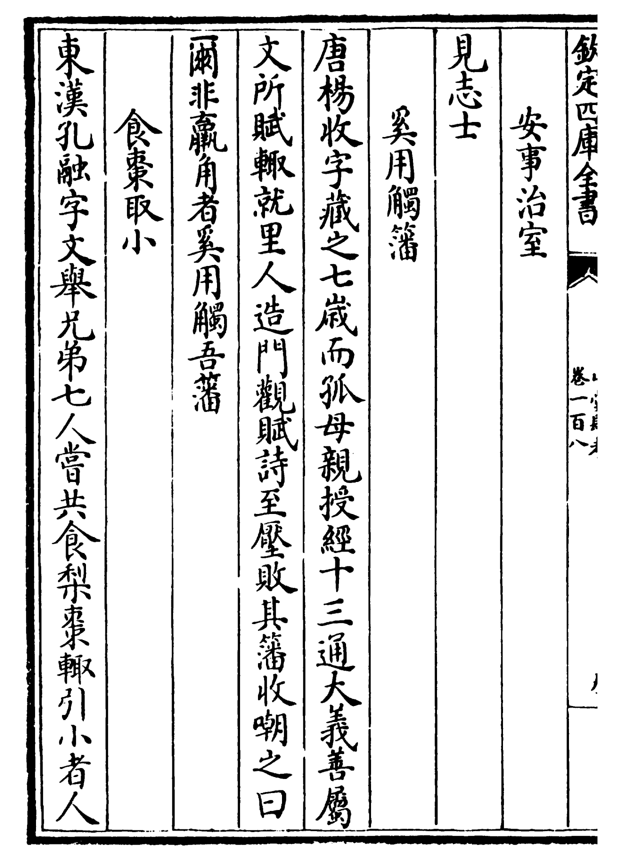
見父

領兵有功

吳張昭弟子奮年未二十作攻城火攻車步隲薦之昭不顧謂奮曰汝年尚少對曰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雖不才年不為少也遂領兵連有功

屬文中律

宋綦崇禮字叔厚幼而穎邁不好戲弄讀書學文日開月益儔輩莫敢望甫十歲屬文比事中律呂又傅夷吾弱不好弄王潛夫不喜兒弄



安事治室

見志士

奚用觸藩

唐楊收字藏之七歲而孤母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輙就里人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

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

食棗取小

東漢孔融字文舉兄弟七人嘗共食梨棗輙引小者人

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

見李知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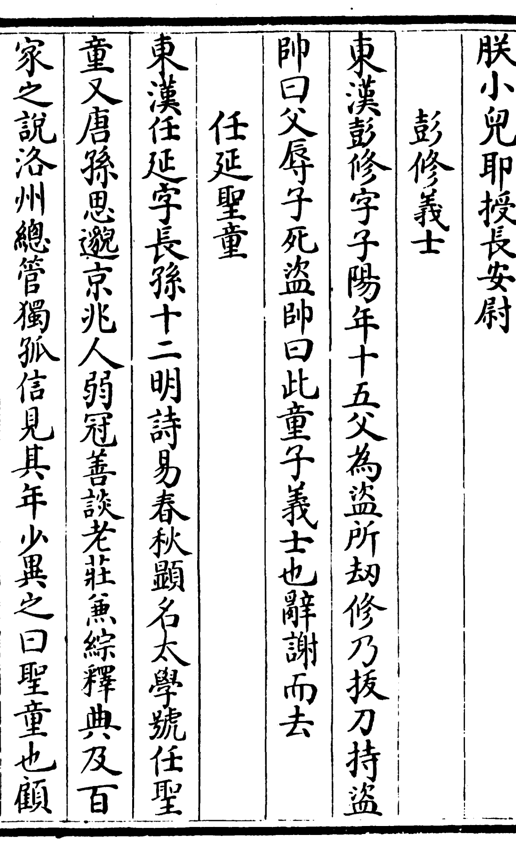
晉王戎字濬沖年六七歲與羣兒戲見當路有李羣兒競取戎獨不取曰李當路而子繁必苦李也驗之果然

竊事學問

漢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事學問能書畫年十三求為獄小吏又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應對如流太守奇之

倒諷案牘

唐盧莊道年十三造于父友高士廉士廉以故人之子引坐會有獻書者莊道竊視之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後生何輕薄之甚莊道請諷之果通復請倒諷又通士廉稍欵之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竊記之耳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覧倒諷并呈已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第六擢河池尉滿復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曰此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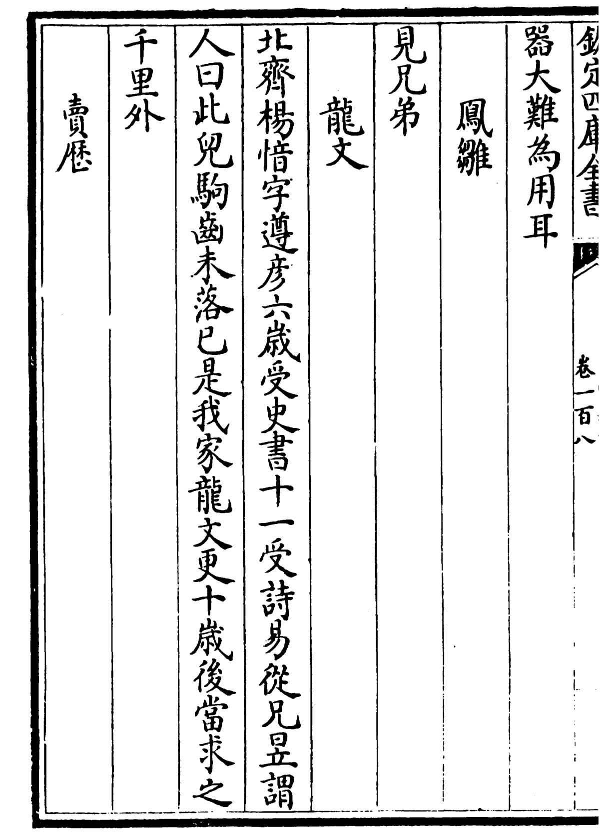
朕小兒耶授長安尉

彭修義士

東漢彭修字子陽年十五父為盜所刼修乃拔刀持盜帥曰父辱子死盜帥曰此童子義士也辭謝而去

任延聖童

東漢任延字長孫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號任聖童又唐孫思邈京兆人弱冠善談老莊兼綜釋典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年少異之曰聖童也顧



器大難為用耳

鳳雛

見兄弟

龍文

北齊楊愔字遵彥六歲受史書十一受詩易從兄昱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賣歷

梁傅昭字茂遠隨外祖袁顗於朱雀航賣歴日袁為雍州刺史甞一日來茂遠許茂遠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雍州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是佳器

展書

唐白居易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二字雖試百數不差十七登進士第

秤象

魏鄧哀王冲字蒼舒兒時智慧若成人時孫權致大象

于操操欲秤其輕重不可得羣臣以下莫有對者冲年方九歲乃曰載象於舟刻其水痕所至秤他物較之即知其輕重矣操大奇之操有三子曹彰曹植冲少子也彰字子文封任城王

鬬鵞

世說桓南郡為兒時與諸從兄各養鵞共鬬南郡鵞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鵞欄間取諸兄弟鵞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為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

郡戲耳問果如之按南郡桓温子𤣥也封南郡公車騎温弟冲也為車騎將軍

諫罸老翁

世說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罸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按太傅謂謝安奕字無奕安之兄也

哭送故吏

世說桓宣武甍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因指語南郡曰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已座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座還之鞠愛過於所生靈寶南郡公玄小字

楊修答果

世說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即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按楊氏子謂楊修

字德祖君平孔坦字

德延賦蕉

路德延數歲能詩嘗賦芭蕉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

又吳陸績年六歲謁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因拜辭

墜地術曰陸郎何得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將以

遺母術甚奇之

令典記室

梁宗懍字元懍少聰敏好讀書語輙引古事鄉里呼為

小兒學士梁元帝鎮荆州謂劉之遴曰貴鄉多士謂我
舉一少年乃以𢢽應即令典記室所撰有荆楚歲時記
遂授校書
唐楊炯中童子科授校書郎年十一待制弘文館
神悟夙成
晉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夙成父鯤攜之送客或曰此
兒一座顔回尚應聲曰座無仲尼焉别顔回席賔莫不
感嘆

神采秀徹

晉王戎幼而頴悟神采秀徹目視日不眩又謝安四歲桓彛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樂彥輔八歲夏侯玄謂其父方曰廣神姿朗徹終為名士

十二補中書

元魏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年十二為中書學生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

十二補國子

南史謝幾卿靈運曽孫超宗之子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幾卿辯釋無滯大見稱賞

七歲讀湯誓

唐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小字董二年七歲時讀尚書至湯誓跪問父曰柰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貞公異之無以答

九歲讀漢書

唐王勃字子安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十三作滕王閣序

專席獨立

魏何晏字平叔武帝納其母平叔少養于魏宮至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絶美武帝欲以為子每扶侍遊觀令與諸子長幼相次平叔微覺此意坐則專席行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異姓不相貫一說晏在宮内武帝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

廬也帝知之即遣還

枕石漱流

晉張光祿永嘗攜內外孫遊武丘山顧正禮時年數歲光祿撫之曰兒欲何戲答曰兒正欲枕石漱流

誦王羲之書

魏宗室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也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白文宣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

未見其比江夏黄童不得無雙矣文宣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按文宣任城王諡

誦左太沖賦

隋李德林字公輔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皆通利高隆之見而嗟嘆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

人服機穎

隋李百藥字重規年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

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春秋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琅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頴

客許敦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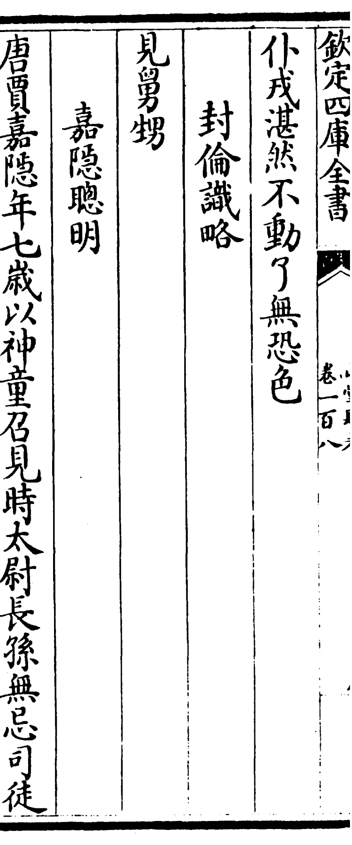
宋黄相字小德山谷子生母出於微賤故山谷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東坡次韻云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山谷在黔中與王瀘州帖曰小子相今年十四骨相差厖厚又詩曰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厖

了無遽容

東漢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尋亦收

了無恐色

世說魏明帝于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觀虎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



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封倫識略

見舅甥

嘉隱聰明

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徒李勣于朝堂立語戲謂嘉隱曰吾所倚者何樹對曰松樹勣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對曰以木配公則為松耳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

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酡木耳勳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以勳狀貌類胡故云

當致高名

世說晉車胤父育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亂置郡於酆陰是時胤十歲胡之每出嘗于籬中窺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

頗有異望

晉衛玠字叔寶在羣伍中頗有異人之望五歲時祖太保瓘見之曰此兒神爽聰慧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耳按瓘子名恒恒二子璪與玠也

折草為旌旗

六朝周宇文深幼時為兒戲累石為營壘折草為旌旗父曰此兒必為良將後仕為大將軍

坐石為隊伍

五代唐錢鏐字具美臨安人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

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羣兒
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販鹽為盜

絶乳即能詩

洛陽楊牢有至行同縣李甘始以書薦于尹曰牢絶乳
即能詩洛陽兒曹壯于牢者皆出其下唐駱賓王七歲
能詩宋盧允文十歲能詩

總角為成器

世説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

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宏方愛喬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

歸責盛允

東漢黄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年方七歲時司徒盛允有疾琬祖太尉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于司徒府允發書視畢歎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

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因拂衣辭去

追步惠連

陳書謝貞字元正八歲為閒居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詩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之句追步惠連矣

每嗟早就

陳徐陵字孝穆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其早就謂之顏回

不求早成

魏司馬朗字伯達年九歲有人道及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後舉童子科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其匿年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志不為也

賦水磑

晉褚陶字季雅錢唐人以墳典自娱嘗曰聖賢備在黄卷中捨此何求年十三作鷗鳥水磑二賦見者奇之

賦土爐

唐孫逖博州人蜀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嘆遂與定交

思夢

世說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云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啗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無膏肓

之疾

談玄

晉謝朗奕子玄弟為叔父安所器重博渉有逸才總角時與林道人談玄理又梁書明山賓字孝若僧紹之子七歲能談玄理

不顧父友

世說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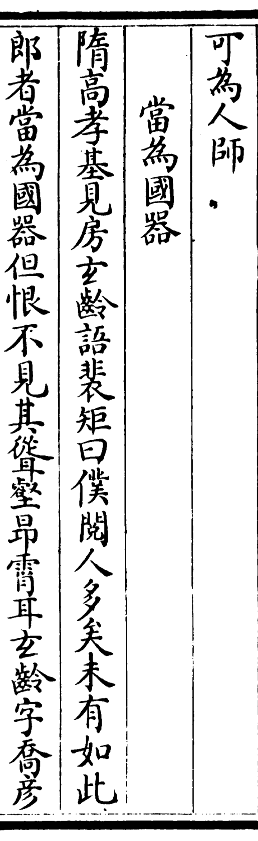
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是無信對子罵父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不拜父黨

魏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客大奇之

可為人師

東漢荀爽字慈明十二通春秋論語喬玄見而稱之曰



可為人師。

當為國器

隋高孝基見房玄齡語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玄齡字喬彥謙之子

辭醉先臥

初晉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慧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

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舉火照視見允之卧于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

侍疾不眠

南史袁君正字世忠祖顗父昂陳郡陽夏人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未瘥眠亦不安

李不先嘗

梁書王僧孺衛將軍肅八代孫五歲便機警嘗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枚與僧孺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栗不競取

梁書王泰字仲通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于牀羣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

虞荔對十事

陳書虞茘字山坡祖權父檢九歲往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茘對無遺失倕異之弟寄亦機敏數歲時有人造其父遇寄于門嘲寄云郎子姓愚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孔文舉之流也

德輿辨四聲

唐權德輿三歲知辨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綜貫

追客與書

吳虞翻字仲翔年十二有客候其兄不過翻翻追與之書曰僕聞琥珀不受腐芥磁石不受曲針客奇之

逐盜揮劒

見治盜

十五奏記

東漢霍諝字叔智舉明經有人誣其舅宋光于梁商者諝年十五奏記於商商髙其才即為奏原光罪

十歲上書

唐蘇世長十歲上書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二書何語為要對曰為國者不敢侮于鰥寡及為政以德此為要語帝善之宋蘇子由十九上韓太尉書

一年通三經

魏樂安任暇年十二就學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梁昭明五歲能讀五經顧野王七歲讀五經唐郄士美十二

通五經李華七歲誦數經宋張九成八歲誦六經

五歲誦六甲

李白上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

遊翰墨場

杜甫審言孫七歲善屬辭又有詩曰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知臺閣事

宋賈黄中滄州人六歲多知臺閣事七歲神童及第故

李昉贈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户有衣冠又黃中幼時聰悟過人父甞取書與其身等高令誦之謂之等身書

七歲能詞章

唐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立就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知名

十歲通老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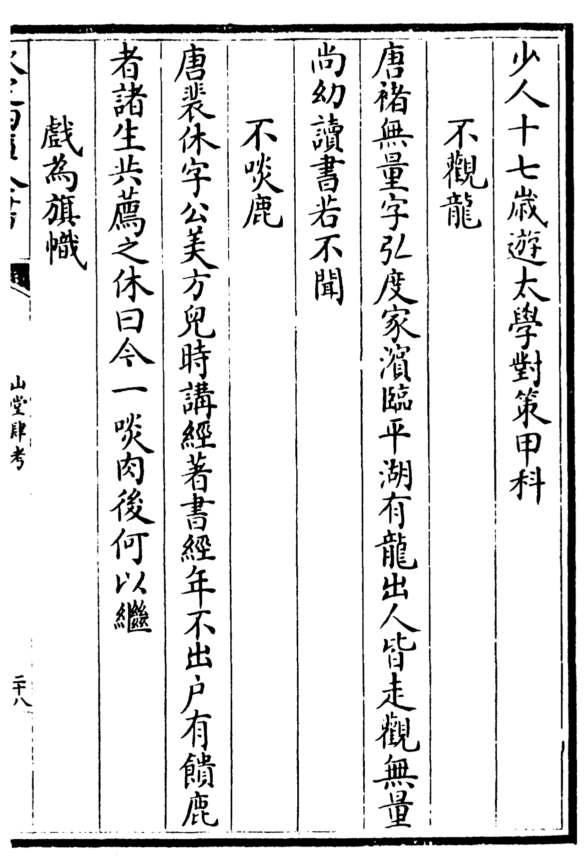
唐周弘正年十歲通老子周易裴子野甚賞愛之

十過誦萬言

唐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謂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召問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言試之七過已通熟矣

一覽誦千言

唐蘇頲字廷碩五歲便措意于文每坐卧即吟詩未嘗少輟至八九歲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者京兆尹嘗令咏尹字即應聲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　如伊


少人十七歲遊太學對策甲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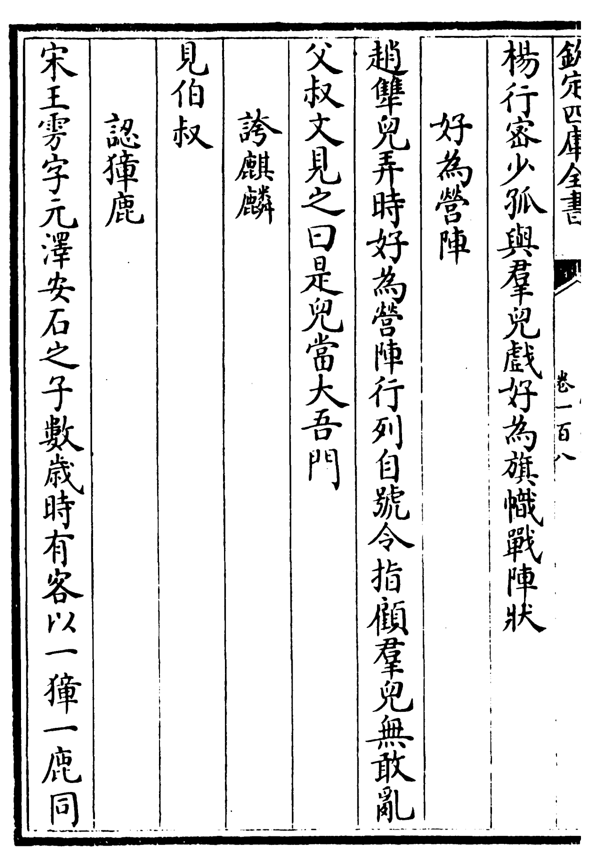
不觀龍

唐褚無量字弘度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

不啖鹿

唐裴休字公美方兒時講經著書經年不出户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曰令一啖肉後何以繼

戲為旗幟



楊行密少孤與羣兒戲好為旗幟戰陣狀

好為營陣

趙犨兒弄時好為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兒當大吾門

誇麒麟

見伯叔

認獐鹿

宋王雱字元澤安石之子數歲時有客以一獐一鹿同

籠以獻者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獻泰山頌

唐劉晏字士安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年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

吟華山詩

宋寇準字平仲八歲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謂準父曰賢郎怎不

作宰相

戴逵作畫

晉戴安道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岳柱觀圖

元史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年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驚即易之

方對聖賢

唐狄仁傑太原人為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與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黄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如見父母

宋楊億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十一歲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嘆賞久之

間關江左

唐楊於陵字達夫父清容河朔死于禄山之亂於陵年方六歲間關江左尋訪父屍

配流嶺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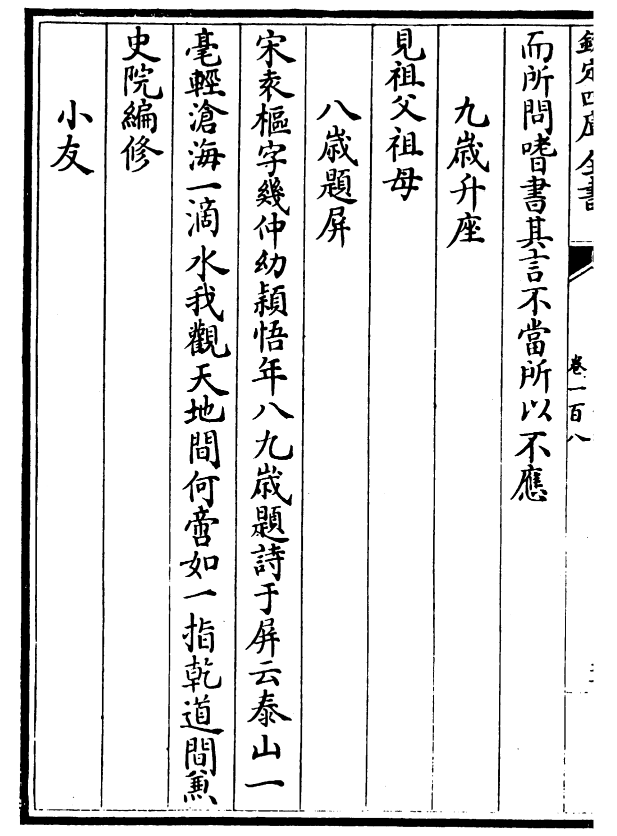
唐劉易從工部尚書審禮子也為彭城長史後為周興所惱繫獄將就刑百姓痛其誣枉競解衣擲地曰為長史祈福其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惟昇以素忠信為首領所保護獲免

不拜尚宫

唐高祖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問起居太宗弟舒王元名纔十歲保媪謂曰尚宫有品見之當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以拜為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

不應宰相

唐李衛公德裕幼時父吉甫誇其敏速武相元衡召見問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吉甫吉甫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



而所問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九歲升座

見祖父祖母

八歲題屏

宋袤樞字幾仲幼頴悟年八九歲題詩于屏云泰山一毫輕滄海一滴水我觀天地間何啻如一指乾道間兼史院編修

小友

李泌為張九齡所奬愛嘗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傍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為小友

佳兒

世説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方數歲斂手曰阿翁詎

宜以子戲父按蒼梧諱鎮字義遠泰安中為蒼梧太守

悉字長宗嘗舉孝廉能清言劉長卿薦為太常博士

擬硯銘

南史陸從典字由儀八歲時讀沈休文集見迴文硯銘

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作磨詩

宋王禹偁字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愛其

才聞其家以磨麪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而對曰

但存心裏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一日文簡公在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曰蜘蛛雖巧不如蠶公嘆息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

為小兒長

唐賈昌七歲時為雞坊五百小兒長

辨先人功

宋李師中字誠之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于朝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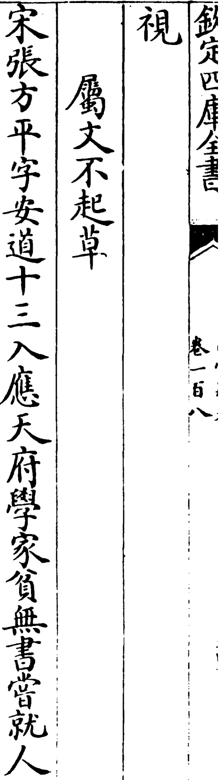
報自詰漏舍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議論誠之曰先人功罪未明深恐先犬馬塡溝壑無以見于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魏公于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故也公聞其語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于誠之終身不能平按李緯嘗為涇原路都監屯鎮戎軍夏人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别將逗遛不進緯遂謫降故師中上書辯之

以石擊甕

冷齋夜話司馬温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于庭庭有大甕一兒失足跌墜甕中羣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迸出兒得不死葢其活人手段已見齠齔中至今京濟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以沙列卦

宋朱文公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于孝經上曰若不如此即不成人間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熟



視

屬文不起草

宋張方平字安道十三入應天府學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輙還之曰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屬文不起草

聯句不淹思

宋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有老成體其師潘閬攜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因以所作贄二公二公

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與聯句畧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煙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思純又曰日移竹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遞花香入酒樽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樹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

觀門生摴蒱

晉王獻之字子敬年數歲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于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

慦曰逺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去

效羣兒囁嚅

唐陸羽字鴻漸幼時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羣兒囁嚅若誦狀其師拘之令薙草因嘆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因亡去

口授為詩

梁到鏡字圓照溉子也五歲口授為詩婉有詞致位太子舍人鏡子藎小字聰慧甞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

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覧以示其祖溉曰蓋定是才子翻
恐卿將來文章假手于蓋
言出為論
魏曹植字子建十歲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喜曰汝倩
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
經目輙識
夏侯榮字幼權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輙識之
過目不忘

元許衡年七八歲受學鄉師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如師曰應舉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曰此兒頴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矣固辭而去

賦牧童詩

宋黄庭堅七八歲賦牧童詩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弄盡不如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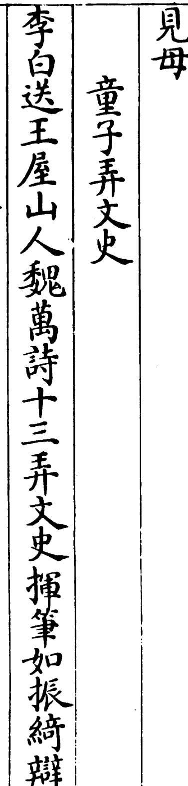
作明妃引

宋邢居實字惇夫年十四作明妃引

能活羅漢

宋狄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鬬于水濵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决死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

願為范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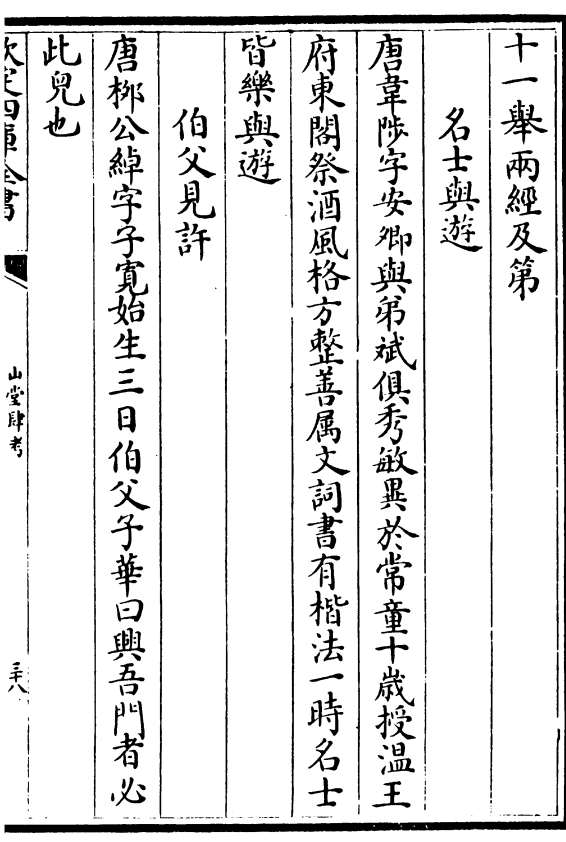
見母

童子弄文史

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詩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辯折田巴生心齊魯連子

童子撰春秋

唐韋述以童子應進士舉考功郎宋之問謂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他唯命之問驚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擢上第又韋綬子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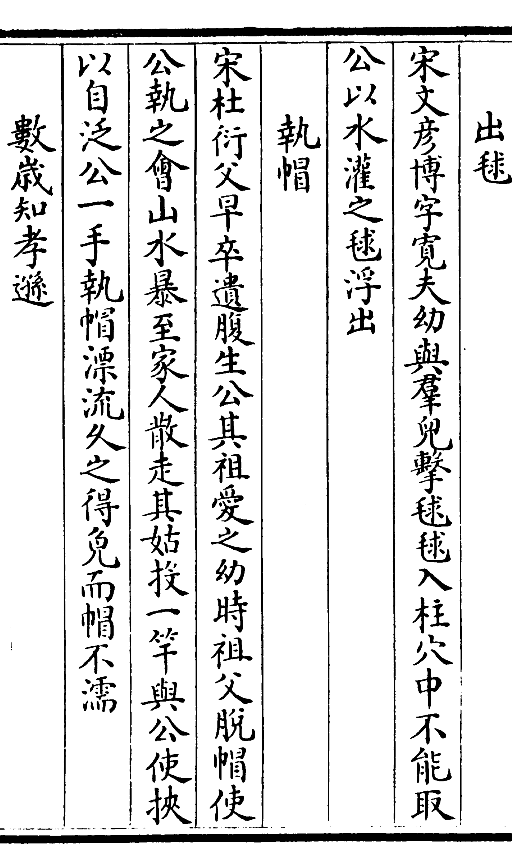
十一舉兩經及第

名士與遊

唐韋陟字安卿與弟斌俱秀敏異於常童十歲授溫王府東閤祭酒風格方整善屬文詞書有楷法一時名士皆樂與遊

伯父見許

唐栁公綽字子寛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必此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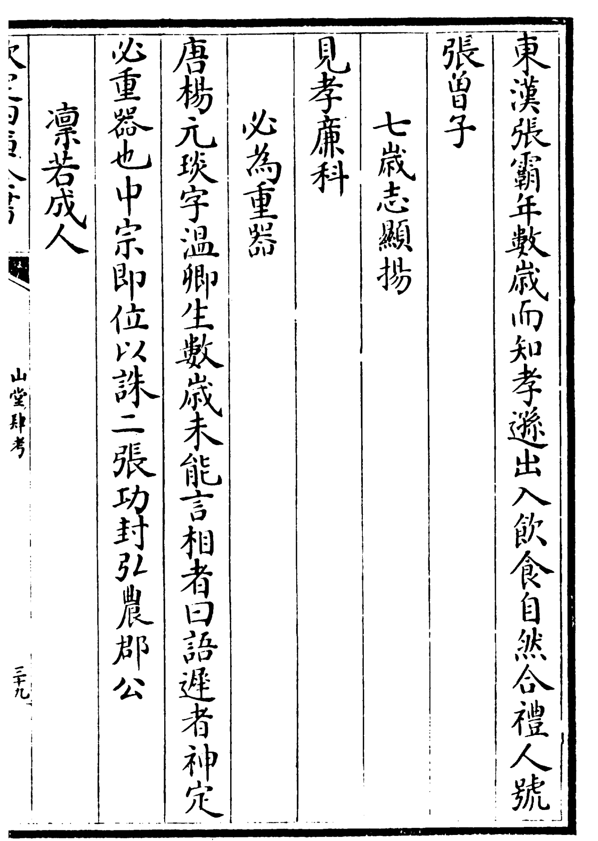
出毬

宋文彦博字寛夫幼與羣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

執帽

宋杜衍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脱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公使挾以自泛公一手執帽漂流久之得免而帽不濡

數歳知孝遜


東漢張霸年數歲而知孝遜出入飲食自然合禮人號張曾子

七歲志顯揚

見孝廉科

必為重器

唐楊元琰字温卿生數歲未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必重器也中宗即位以誅二張功封弘農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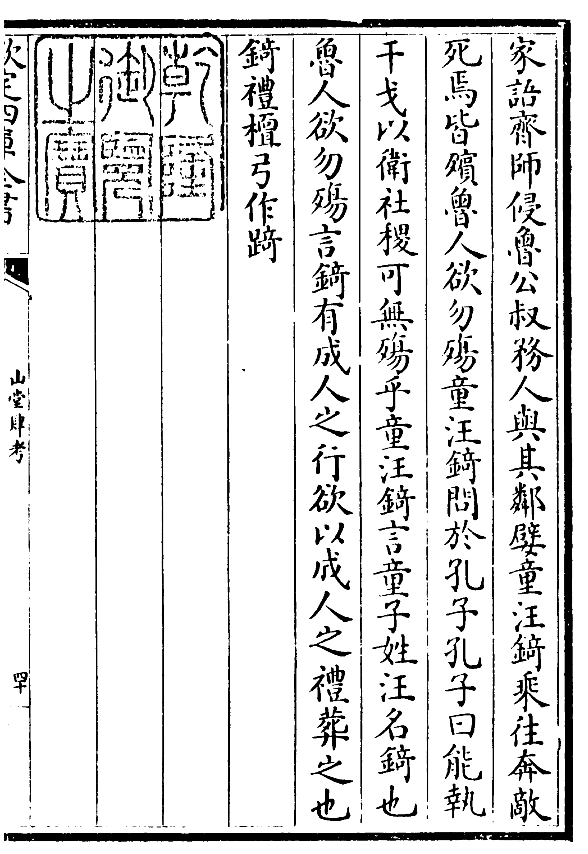
凜若成人

司馬光在兒時凜若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大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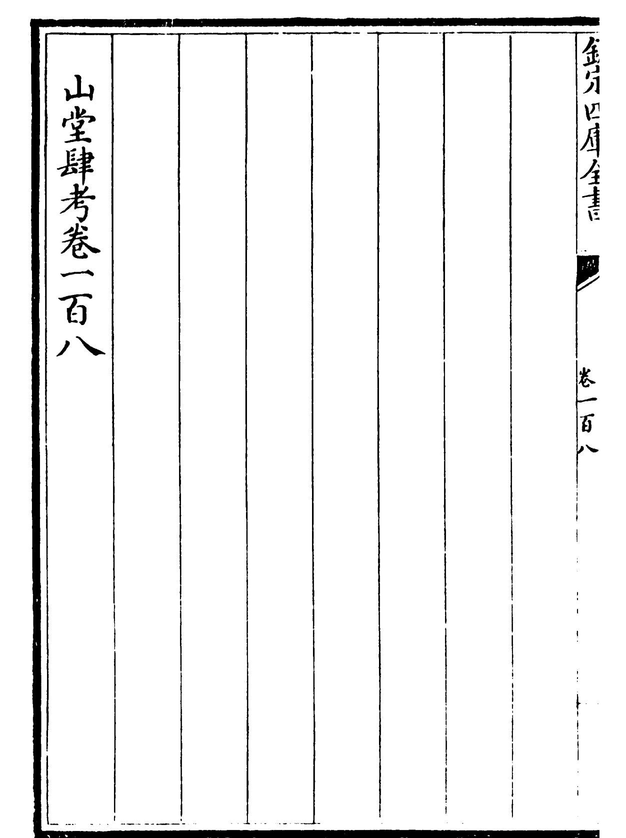
攝相事

家語荆公子年十五攝荆相事孔子使人往觀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净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堂下有二十壯士焉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過免矣況荆乎

衛社稷



家語齊師侵魯公叔務人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童汪錡言童子姓汪名錡也魯人欲勿殤言錡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禮葬之也錡禮檀弓作踦



山堂肆考卷一百八